



漢書卷第四

錢唐毛先舒雅黃著

文四

說六首

說史一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取其法言經事典而可傳者耳子
長推及軒轅已近荒渺而五帝本紀論云其文不雅馴
薦紳先生難言之又云擇其言尤雅者則知其所刪去
者蓋亦多矣西京賦曰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是小說之
興其來自遠此政子長所謂不雅馴者今其傳者如竹
書汲冢山海經穆天子傳及諸子書緯書所載古帝王



聖賢神奇等事與夫孟子所辯瞽瞍朝舜居宮逼子之類皆是也昔宋羅泌著路史頗羅括之以爲成書此不過以見與博耳非必謂其確有之也至金履祥作通鑑前編陳桎又加首卷于是牽綴羣經之文旣已無謂之甚而又旁采雜言竟爲實錄嗚呼豈不誤哉且夫書詩熄春秋興左傳編年敘事終周敬王而通鑑卽始于威烈王一系相承甚顯明也則左傳卽通鑑之前編矣書詩諸經又卽左傳之前編矣道古者考于是焉足矣又益以前編割經充史而更蒐軼稗以佐之不旣多乎自金氏陳氏之書出而後之纂爲小鑑者因而祖之徧于習覽于是遙裔怪誕之文後人皆從而信爲口實資爲

掌故撫爲辭華豈知不但見棄于孔子卽太史公所不欲道者乎夫孔子生于周也而敘書但始堯舜子長生于漢也而更追軒項而紀之歷宋以來去古益遠稽古益遂述古益詳非前之人隘以疏而後之人博以密也前人貴雅而黜衰後人好奇騁多而漫不知擇故也且古之小說旣可引登于正史後之小說何必不然則士大夫輒取三國演義諸書皆娓娓以資捉麈而助行文又何怪哉又近世左策二十一史事俱有演義是正史皆降爲小說也正史旣皆降爲小說而小說又將皆登于正史雅俗相淆真誣相亂滔滔之勢何所底極典籍之厄劇于秦火不其憐乎悲夫然則如何曰正史變而

為小說使小人畧得通解而有以知古今其猶可也學士大夫而沾沾演義則不學之過若夫索隱怪以誣古人崇諧裨以亂典雅此則所謂記醜而博不知而作斯真見惡于聖人者也

柴虎臣云傳信存雅為史家大要劉子懸每撫逸事以警先古其識短也

說史二

論史莫先正史正史莫先去誣裨如竹書穆傳此周人小說也武帝內傳飛燕外傳說苑新序天祿外史此漢人小說也西京雜記洞冥記及干寶搜神王嘉拾遺任昉述異諸書此六朝人小說也唐後纂多益亡論已第其文章華飭異乎近代鄙俚之小說然為虛詞濫耳則

一也後來文士第獵取以資續紛或庶幾焉倘確以為古載籍之所遺而取以証經補史又以其中詩文推置前載如雜記擣素直為班作拾遺淋池亦傳昭製皇娥白帝二篇至以為古歌之冠因而推之此類甚多夫尋理辨體其贗章章而無識而好多者輒以為功而不暇辨其註誤後學豈渺小哉余嘗戲謂將來或有取西遊水滸事補入史書而以琵琶記曲傳入中郎文集中者由今觀之亦政未必無此事何也六朝以前闌入多已近世士大夫道古至皆以雲長秉燭伯喈哭尸為實有之而鑿鑿高談形于文筆胡明瑞作武鄉侯詩采及演義又弇州左逸直戲擬耳而近刻春秋傳者亦取而傳

入爲傳之翼久假不歸烏知非有譌以傳譌其亦何所不至也哉故今之有意考古者不在能多在能少不在能奇在能雅不在能華在能質不在能撫在能斷如此而已此不第功文而實功史且功經也

說史三

史才之難簡而不漏詳而不煩整而不方變而不紊大不重痴瑣不猥雜氣飽滿而不憊筆駿快而不促小傳難于盤紆有段落大傳又難于一氣磅礴不見段落其決擇之精運用之妙存乎才識亦有天授矣

說史四

史者日出而未有已者也故古人之史以簡爲主尚書

爲紀傳之原春秋乃編年之始其簡至矣此聖人之文人不能及也左盲敘二百四十年事而分兩書傳以編年語以記事其佳處人能道之妙在不如斷論而是非自見夫亦簡矣太史公創爲分人紀傳之體其法沿尚書國語而來而表以緯之則亦兼編年之書也其爲斷論只稍加點次或旁摭軼事或假借他語蓋本傳所敘其人已出只借此論作頰上三毛深得古人簡法之妙豈在多乎其遊俠貨殖諸傳只是見得世情果爾如此而筆才有餘歷落頓挫抒寫感槩此不足以爲史公病第敘三代以上事牽擾六經頗多割裂斯失之也班范而下代愈降文愈多極于後來其繁曷勝嘗謂史家大

指在存一代之大事以明善敗垂鑒戒而已不必事事
記之人人傳之也譬如庸庸一相輔政數載無功無罪
致政而去者只須數語敘過卽小小善惡亦何煩挂額
下逮餘官如此者卽其名亦可以弗見也一官由縣聯
而歷尚書至爲尚書乃始功名顯鑠只須敘其尚書時
事其歷升之職竟可以累官歷遷等語了之可弗敘也
一疏爲某事只須撮其大要錄之其全文可弗載也一
事之盛衰興廢括舉大段其煩苛可弗詳也而又能鼓
其餘才點綴閒細瑣瑣尾尾忙而愈暇使古人心曲因
之益昭而讀者披反目豁忘倦且其大小相生長短相
乘文章杼軸亦不苦板斯妙矣大畧作史有二曰識曰

筆而後世史職罕能兼焉唯識猥故大不知取小不知
麾唯筆鈍故該卽傷煩簡又多闕如此則墨罷筆痿自
不能休况能縮數百年之事于數卷之書而盤薄有餘
亦哉日下如河注而後來非薪積史乎史乎蓋不可道
也若夫索米立傳抗迹入地牽于私而刦于勢者此關
心術不屬史才又當別論者也

柴虎臣云史有三長古人所論此已足以
該之中間抉擿入微索解人正不易得

說史五

郡國有志家有譜皆史類也古史尚矣卽二十一史皆
代益之以繩纒相續爲功不必以後代包前代因以後
史廢前史也唯前史終處與後史起處事理大牙則述

敘亦不妨有複政使讀者得參互相觀知其承貫作志與譜理亦宜然余每見撰輿志者與修家譜者不肯踵成而竒欲自以爲功所欲記者後事耳而必欲更張前書廢而去之取彼遺材勒爲我作爲力旣勞殊非美法夫前人旣成一書自具首尾輒加更定豈無乖舛而沒人之善飾已之能用心憖鄙孰甚于此况我廢古人則後人又將廢我紛更亡窮舊章益墜若謂雖兼前載而昔撰今編不妨並麗如是則事旣多複而卷帙益繁多又何爲哉故余謂修志者代續之修譜者代續之前書有譌必須駁正則附載我書使人可取而稽也倘無延壽之淹練必不可以撰南北無歐宋之簡卓必不可以

著新唐也諺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此之謂也

填詞名說

填詞者填其詞也不得名詩餘填詞不得名詩餘猶曲自名曲不得名詞餘又詩有近體不得名古詩餘楚騷不得名經餘也蓋古歌皆作者隨意造之歌者尋變入節傳之以聲而歌故樂有譜歌無譜也後世歌法漸密故作定例而使作者按例以就之平平仄仄照調製曲預設聲節填入辭華蓋其法自填詞始故填詞本按實得名名實恰合何必名詩餘哉問若是則古人隨意爲之何以皆可歌是歌工之工善傳喉吻邪抑古人皆通

音律邪曰歌工雖巧不能使拘者之可歌古作者才雖高不能盡通音律要之古人事不强作亦不强成通音律者乃作歌不通者不作也歌之而叶者乃歌不叶者不歌也後世歌者愈昧作者愈濫而歌法愈益密不得不爲定譜以繩之使賢者俯而就而肖者跂而及填詞之謂矣故填詞旣出則詩亡夫詩之亡也詩餘也哉

儒丐說

觀于市有丐者自號曰儒者也其服冠敝必以儒其口誦以四子之書其訴以心良苦無如命何欲橫爲取而不能戾欲巧爲釣而不能媚故卒以窮至丐焉人投以一撮米錢一枚無不受也客與其觀之曰諱甚矣儒之

辱也斯亦可謂無聊者也予曰辱矣而儒雖然抑儒尤有甚辱者歟孟軻之謂齊人非歟人徒觀是人之以迹丐也又以爲名故相與笑且辱之若夫匿其迹藏其名襲冠帶都車騎日入而謀日出而作橐金杯瀝顯勢好爵榮華馳騁匪丐孰得惜矣衆不之辱而獨驚夫是人焉彼特拙于以儒丐而貽世咻又豈知巧者之愈足悲客曰善子固工于論丐又工論儒也然舍是無辱者歟曰未也向之丐丐之良也今夫羣爲伍迭爲閔呼譟諍詬主人良困如是而敢逆者十一二矣蛇之毒糞之汚擊石之爲殺凡人之所以不能嚮邇者丐則挾之呼而入門以求遂其欲不得則用其所挾以擬之人之敢逆者

少矣凡此皆丐之屬而其力尤強弁丐之名不受焉或
丐之呼必反詈乃已夫以是道而通于儒雖大者臚傳
而小者摩顛其尤小小者耳譬諸犬饑搖尾而求食虎
狼無饑與飽見人則搏噬而食之馴狼之材異亦貪良
之性異已矣客曰然則是丐固賢耶曰暴虎狼非賢犬
也孟子欲觀求利達者于齊人非賢齊人也且卽丐之
自訴豈信哉夫麟之爲物不噬不求而未嘗不食見而
在囿則王者珍之隱則世莫得而見而卒未見山澤之
有餓麟而死也嗚呼果麟餓而死又豈亡其爲麟也歟

繼嗣說

古禮非大宗而絕者不必繼嗣而襲相之射斥與爲人

後者然則繼嗣古人所甚慎也後人利欲情勝故多求
爲人嗣者然尊者或牽于私不肯循敘次而卑者又援
敘次而必爭之夫爭之者已非至逆戾不肖之人爲尊
者所甚厭苦而循敘當嗣不得不嗣天屬強合更生厲
階大不幸也是有嗣不如其無嗣也余謂循敘者其常
也若夫逆戾不肖之人卽親父母且當誅斥而欲使非
其親者強合之則大非也若此者卽不循敘以立嗣未
爲不可蓋衡於義理而以變道處之亦以爲懲也否卽
竟不立嗣亦合非大宗不必嗣之義政復不爲背禮又
絕嗣者非大宗卽應爲之後者如不欲自遠所生而繼
之亦可聽之不宜相強蓋毛裏之親本于自然不强人

以爲人子猶不强人以爲人父也若夫無子者旣已循
敘立嗣而復求爲之嗣與身有所承不當別爲人嗣而
求爲嗣又所嗣之父已生子不肯歸其親而必欲仍爲
之嗣此皆忘親背禮而溺于利矍相執弓之所先擯者
也異姓本無相後之禮又不足道之

擇婦說

易傳云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
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若是乎夫婦
之道不可以不慎也夫父子兄弟天倫也非人之所能
爲也故處不幸而逢其變則無可如何猶將以人事補
缺而彌縫之夫婦君臣朋友皆可先事以自慎擇故良

臣擇木良士擇交有子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是交
于偶然猶須加慎况夫婦豈偶然而已者或曰妾可擇
妻不可擇以妻重故不敢加擇則是畧重而詳輕也且
臣之于君折節委贄而拜自獻其身亦不細矣而古人
非惟君擇臣臣亦擇君娶婦不大于事君而以爲不敢
加擇則何也且也夫尊于妻妻卑于夫婿之所關於家
者輕而婦之所關於家者重此事體之易知者也而世
人擇婿者甚詳顧于婦反忽之以謂不敢加之擇是妻
敢擇夫夫反不敢以擇妻也是重婿于婦尊妻于夫又
何悖也或謂古人不聞擇妻之法曰取妻當慎簡不必
問古人也且古亦未嘗不慎擇也詩云窈窕淑女君子

好速必淑女而乃速非擇而何孔子告哀公女有五不取蓋言擇也古昏禮六而首納采取采取擇之義以爲擇得此女故禮以求之是未納采時必慎擇可知也旣擇之而後行禮亦可已矣乃次又問名資人謀也次又納吉資鬼謀也必人鬼皆協從而後始定故鄭懸云卜于廟得吉兆婚姻之事于是定如卜而不吉婚姻猶未定也然則擇而後納采而納采之後猶加擇古人之慎擇如此而謂古無擇妻之法是又何也故宋司馬光著家範袁采著世範皆言擇婦之當審慎至後世以慎擇得佳婦而不慎得惡劣者尤多此明驗也或又曰人皆擇之則頑惡醜者將安歸耶爲是說者是何異慮暴君之無臣而故往事之慮凶德之無友而故往交之且人買一貨製一器事之微也而猶必求其良未嘗濫貨竄器者之無所售而于我乎納况繫于終身關乎全家歷于仍世其爲事之尤大者乎謂當恤彼無所于歸而甘以自禍者雖愚諄甚當亦有所不爲者也

喪婚說

喪婚非禮也而未成服之三日成婚者爲尤非世多習而行之夫未成服者孝子不忍死其親且創痛之極不暇成服也非謂成服而後爲喪三日之內固可卽吉也今律但禁服中之婚者以爲死後服先必無婚理故不云爾非許之也猶漢律無妻母之法耳况律父母寢疾

猶不得婚而謂始死而可婚耶曾子問云親迎在途而
女之 則女反夫女在途聞赴而猶反况壻父母死可往
迎耶則禮律之不許明甚且禮緣人心而制者也以哀
毀至極之時而行此稍有人心者必于此乎變已而行
之者又反曲爲之說何也說必以爲家事重大不可無
內主無內主而致廢親之遺貲不得爲孝此爲母死者
言之然家事敗廢不過貧貲重乎禮重乎貧富有命何
在無婦卽三年無婦而善持之亦必不至大敗廢也且
有少未任婚而孤者豈必無一成立者也夫事權輕重
理衡短長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而又
曰有殺身以成仁何也故當平時則不惜髮膚亦爲非

孝臨大節則捐軀絕脰不爲忘親蓋衡事理之輕重爲
取舍也今貲財輕于軀命而執親喪而守禮仁之所在
也而成之不必殺身乃較羸縮之甚輕者爲孝而忘其
大不亦惑歟倘曰求嗣續則固非其時也以爲同奉祭
祀自可獨身行之何必有齋季女也喪未成服而昏取
者固無一可者也昔唐明宗猶以起復冥昏爲非况乎
守禮義之士哉凡若此者人子行之固爲罪而世俗之
人往往倡邪亂禮以陷人于非又爲辭以飾之不亦誕
哉或云父母愛子之心深倘出于其命亦可行否曰律
凡居父母喪而身自嫁娶者杖一百離異註云自者以
非奉父母之命故罪之若奉父母之命而嫁娶者又不

在此限余按律婦人居夫喪而與應嫁娶人主婚者杖八十則父服未闋者母亦不得命子女婚也必也奉祖父母之命與奉父遺命耳或父久先亡而母後沒亦有奉母遺命之道然亦必過小祥或猶可行抑事又有不得已而可與權者如男子身新在憂中而女亦旋喪父母及笄前後防訓無人豈得悠悠待終三年之服如此者彼此雖在初喪亦可女過夫門而不必合昏如今俗所謂養媳者除喪從吉成其爲婦庶乎理勢之咸宜者也若男子未成服之三日卽爲尊親所命者子雖親之所甚愛而禮非親之所得私爲孝子者惟有守禮以不從令可也又何疑焉

緩葬改葬說

因循緩葬大非孝也推其原皆以得地之難之故不知尋龍之理茫昧難測卽衰旺凶吉言人人殊凡百由于生人豈宜全憑朽壤且無論術者之中與否卽就地理論之生氣亦有往來而取效亦有遲速固未可執一而論也每見勞心重費謂得大地而反見凶敗者亦有無意微榮或偶借棄地安骨殖而竟致大富貴者又有始華而忽敗早悴而遲榮者譬諸天道春秋晝夜互相遞代萬象變易莫知其然豈有常哉草木不移土而榮落有時亦總屬氣數耳卽有貧賤以長子孫者亦多屬于氣數總人類之大數計之自是貧賤多而富貴少且也

與角去齒道有乘除五侯七貴之門往往一跌而赤其族農家老守一犁鋤以長養兒孫多且綿久智者又將何去而何從也鄉僻之民比戶窮苦有歷世而目不覩鮮華者而都邑之子繁麗相耀貧必微富富必微貴貴必微久亦何心哉故凡爲人子孫者擇地雖須周詳然當以父祖歸土爲安不可過求佳城久暴棺槨且究而得之亦未必果發祥也然慎始而稍稍稽緩之其猶可耳尤當戒者塋後身家小失利輒歸咎泉壤及妄貪顯大輕信術人夫術人之情好利而貪名好利則喜動而不樂靜貪名則必是我而非彼試諸羣塚百人百殊而又挾愛憎之意逢迎之私其言豈可易于傾信而其排設

入微驚艷聳聽啗以奇福則愚者已惑而傳會精理卽高明亦爲所欺以致動發幽藏移棺改穴如是而子孫得凶禍者往往什七八焉何也驚幽冥而擾魂魄非以爲安此固一矣且諺云三移宮當一窮又云徙業三年貧常以相譬人安寢于衾褥之中旣久必煖忽而揭其衾掣其褥遷之于他榻則嚮時之煖氣必散其人身必寒新榻雖周驟何能復則必有受其病者矣况新榻之臥具或反不周于故者乎遷塋者又何以異是自非萬不獲已與確有所見者必不可輕于議遷也故予尤重言之以懲後云

任官宜專職說

臯夔稷契皆聖人然在虞廷亦各掌一事然則人固不能事事兼爲也予謂後世取士任官亦宜各揣其職士自通經而外將戶禮兵刑工五職使各占一務爲禮者試以禮如郊社沿革服制重輕之類爲兵者試以兵如衛邊防海步騎攸宜之類戶以錢穀刑以律法亦俱同之或將各部俱著爲成書頒于學宮使習之試時揣以爲策不復旁及期切理要不采浮華如此則士不苦備途之多而以空文上應所學皆實必可用也其進身之後卽以此部任官外官如縣職糧衙爲戶官捕衙爲兵官而以令長之卽吏部也監司督學爲禮官水利爲工官而以司長之卽吏部也其或職務簡少與權事變之

宜亦得以互兼他職然必無去本部而遷他職之法蓋有兼官而無改部也內官亦然六曹各自遷轉以至于本部尚書其間亦間相兼攝耳若用爲相則或不復官本部或仍兼本部各量其宜蓋以六卿兼宰相古多有之如禹以司空宅百揆召公以太保領冢宰也其他府寺列職皆隸諸部無須別設則官亦可省惟銓曹及詞林諫職與五部不同當于進士出身後別設吏部職掌博學宏詞直言極諫三科以待諸進士願赴試者試之而取其優者充此三職劣者仍還本部受官或併不設此三科凡五部官屬之賢者任此三職則羣推之果當則使解本部之職而爲之旣爲之後而不任者仍勒還

本部供職遷轉皆可至于相任官如此則人不以官爲傳舍而皆精練于所職必有功也蓋任才期當歷事期久自人惡冗散而趨華要故樂于互遷自近代以來未之有改然古人亦嘗切言之良政之善者也

省官說

懲貪必須重祿重祿必須省官且官者上食于國而下食于民最不可多者也每觀最卑末吏歲入亦數百金大吏十之又大吏則百之千之多一吏則增一橐一橐飽則一方匱民力曾幾何也以謂事須衆辦不知衆則往往權分而勢相諉事愈不辦也又謂官有弊必以多官互相稽察不知官多而弊愈多大吏可以察小吏則

小吏必當共大吏共愈多費愈劇則貪愈甚也官多則役亦多役非蠹民卽弊官又生數小吏也一人作官其家于鄉必取多于平民而其親戚賓客廝役亦如之又往來于官以居間要其治之民是又生數吏也姦民游食之人因緣于官府以食于民者多是又生數吏也如是則姦豪得氣而善類困人且起而犇走效之則習俗大敗兼之冠蓋絡繹道途之供應官寮交際讌飲之費皆取于下民其何以能堪之乎故不能省官而欲求治聖人亦將束手者也是故上古多兼官而管氏官事不攝孔子譏之卽漢刺史刺舉不法亦掌兵而治民皆兼職也後不但不兼不攝而已且分一職而屬數吏奈之

何其不紛拏也宋蘇軾云遣使縱橫本非令典公私煩擾民不聊生且事少而員多無以爲功則必須生事以塞其責政此意也然而巧借名目多設冗官津路爲之通關大臣亦樂爲題請使朝廷悚動以謂必不可闕而聽之蓋皆有所利以爲之敝國傷民總不之恤此人臣不忠之大者也夫政簡刑清朝野寧靜聖君賢相以爲慶而貪吏鄙夫之所不樂聞者也誤聽此輩豈不殆哉或以爲天下雖安而綢繆牖戶之計豈不須才夫用人期才用才期當苟其人也才而用之當則少亦足以辦事苟非其才卽才矣而用之不得當官愈多事愈壞不第非以綢繆牖戶而適足以漂搖室家耳豈爲計之得哉故今欲民之治也必行省官之法官省則政清政清則事理事理則民靜治至民靜而刑幾可措矣官旣省則可重祿以勸士官箴且自肅焉間有墨者則法之而要亦希矣橐來寡則民力自饒是以衣食足而禮節興也

佛氏說

談治者往往欲去佛氏佛理姑無論卽以事勢言之亦須探本世之或自欲出家者且當別論其間流入佛者率皆窮與憤者居多常思古人孝友睦婣任恤是相生相養誼甚周也而上又分田及于餘夫施仁徧于瑩獨故人皆得所雖三代中國無佛法卽使有之亦何苦逃

而入之後世手足至親或不相恤安望周及其他而官復股民吏又枉法民之逃禪不過逃死此其一也古者三綱不淪禮法相治故倫理無盤錯乖迕之病今風俗邪亂正論格沮姦婦難斥夫遂憤而出家凶子莫制母亦去而學佛推類求之不止一端卽復平居難相理遣亦往往托意空王蠲解鬱恨以故佛氏流行愈益繁多是則民生旣感人治又乖四顧俱隘無方自活投入佛門比于湯網併此而欲塞之是真欲四面俱張也今欲民之不流于佛先須正本厚生薄歛興行明倫使生民無吁嗟之悲而有性情之樂則天下方嚮聖人之化雖驅而入佛恐不可得矣然非聖君賢相興于上而下皆

良牧豈易言哉故曰須探本爾

邪術不可信說

理外無術正外無奇常外無怪凡怪奇之術皆虛誣邪妄必不可信者也而世人時或信之不但小人卽士大夫亦然如驅役神鬼攝召魂魄厭魅符咒之類以至摩臍過氣照鏡洗眼凡斯之倫不一而足總無一而非妖誕者倘陷而入之敗行失業破家亂閭往往而是以至邪說所惑陷身刑戮者有之大凡爲其主者本有小術以眩人而又有小惠以利物稱引誣誕援据紛綸旣入其教之後黠者知之而巧飾以相張蠢者信之而亦恍惚以有所見士大夫之稍賢者未免因其誦讚好異矜

奇而不肖者陰亦受獻遺而爲之地于是羣相誘惑翕然而從之豈不殆哉近有一亡賴子因多慾膝孿後妻子俱喪單子無依因遊丐而學小邪術遂自以爲通玉帝友羣星放言無稽鑿鑿指數因以膝孿爲某日侍天帝之宴誤翻酒杯因以得杖而成此疾鄉士大夫多爲所惑而從之遊又有夜集男女以拜佛爲名而入暗室傳道者遁牽互隱牢不可破且其關通津路廣置耳目雖惡聲狼藉莫能禁之間有一二破敗被驅而其徒實繁此散彼聚禍之所究未可窮詰使其術得大行則秦皇漢武神仙巫蠱之禍與夫東漢黃巾之亂亦胚胎于此夫爲治者日求百姓家給人足風醇俗美嚮方知義也

術家說

猶未能焉而此輩競出而眩之以耗資財而亂風化是聖王之所必誅者也夫人奈何其可近之也王制云執左道以亂政殺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之謂也

邪術妖誕且使人眩惑而多耗費必不可信堪輿日者陰陽占候之流久相循習行事亦不得盡廢之自須詳審然事屬幽渺亦有天數存焉不可恃此而于禍福之際太拘忌過邀求也大畧鑿鑿禍福之說多于事後附會而成以倡其術之必可信又有偶驗一二而衆遂相神之者且其羅結賄囑之方排設點綴之妙涉徑已熟

用心復工真有未易以窺測者夫人事非吉卽凶或平常如故不過此三者而已今卽凡人任臆決之十亦常中四五彼術者平生所決奚啻數百千事則豈能無數十百事驗者匿其所不驗而稱其所驗遂以爲神况又多造作者耶倘覈其實然而較量之斯與凡人臆決者亦無大異蓋嘗論之形家以得龍爲勝而力能求龍者莫如天子則彼應永生賢聖而卜世無窮矣乃何以帝王之家後亦亡國又如一吉日中嫁娶紛紛及其後來或吉或凶竟不同轍又何說也昔漢武帝問諸占家某日可取婦否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

曰大吉夫待詔于天子之庭必其術之精者也而應天子之問又其所研思而極慮也猶不相符合如此亦足以知數術小道此無常理亦無必驗也且如堪輿日者其術果神彼何不以自爲地而永昌厥後乃又何以不盡然也然世之過信者每至惑溺不任理而任數不務人而務鬼禳祥趨避動成牽掣至于風水充足惑人竭財以求之穿墻以盜之而又或擇地俟時久暴不葬又謂旺長而衰幼或生此而尅彼一家之中骨肉乖忿寃之得喪未必相關而小有所傷輒以歸咎構成仇隙牢不可破凡茲諸失豈小小哉皆由過信術者而誤之也人于他端之邪多知其妄及于諸術家則明者少而溺

者多故註誤者亦多予故爲詳論焉

田制說

寓兵于農敦本抑末二者先王之政亦良法也今者民生日蹙而農尤困可謂極矣愚謂卽不能寓兵于農而屯田之政不可不舉屯政興則是寓農于兵而且漕輓之苦于輸運可稍甦矣卽不必過爲敦本抑末而限田之制不可不行限田之制行則豪強鮮兼并而小民之歲收贏而征徭寡何也商賈平民家置田不足爲農累且足利之益出價買田而條銀糧米及十年一當糧長現年皆有田者當之而農無所與農租田者不出價買田止是歲以其半輸租于有田之家又視歲豐凶爲

多少條糧糧現之費一定而不可減且時或有所加焉其往來水脚補袋賃春倉棧諸雜費在外是置田者固自厲以養農非厲農以自養者也是農之庇也若夫仕宦豪家之有田于租則必取盈而征徭又不得派卽派之彼亦不肯隨例輸糧當役總以貽民家賠累耳田多則困編戶愈甚奸民又因詭寄于其戶以規避免故古董仲舒師丹皆欲限民名田余謂不必限民也但當限仕宦豪家名田耳蓋古卿大夫食采賜田元有定制故曰祿以馭其富今仕者旣詔之祿又何可縱令多占田哉至于子衿寒氈守困枵腹橫經其有田者則朝廷自當深加優免以見廣厲學校崇儒右文之盛意二者旣

行則于古寓兵于農與惇本抑末之意庶幾稍合而家
給人足之風或可興已

杭府治說

杭州爲東南一大都會殷庶繁華便于操業然易富而
易貧說者謂其西高東下一瀉無障而漸江自西南來
到杭便徑入海無復紆迴環抱之勢故杭之人居鮮聚
族而蓄不饒所恃者海潮晝夜兩次西朝澎湃洶湧氣
勢浩大乃旋復便退去故州府治結爲輻輳詢殷五方
大集之處而來去聚散勢亦不能甚久長也然居杭則
鮮甚無聊者且自歷世以來罕殺戮之慘何者戰爭率
多起于西北及至江南而下杭州大抵事形已定兵氣

漸平矣杭俗人又淳柔而地形無險爲雄傑者之所不
屑據故兵戈之世此邦常獲保完然田瘠租入少山狹
墓地少風氣淺薄人丁少故世家巨族亦少人煙輳集
火災頗劇此數者杭州之不及他郡省者而丁口不蕃
尤爲缺事則杭似非可卜居者然積善者昌後或可修
德以釀之也歟

讀書須有識說

讀書要有定識方不邪惑如世說新語雅書也但前段
德行方正諸條事已未盡佳後段輕詆忿狃諸條所載
多可戒閱者倘將後段觀法心術人品都敗壞矣卽如
孟子云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此爲父說不

爲子說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此爲君說不爲臣說讀聖賢經傳尚須以識行之何況下于此者至淫詞小說又不足云又如何氏語林載梁鴻滅竈更然自謂不因人熱夫同舍惠心相招取便未嘗嗔爾何妨受之充鴻之心則凡叩門求水火者皆是因人涼燠必人自鑿井鑽燧後可者也拂任恤之誼長刻激之風卽肅宗方際休明且德本長者朝多良政鴻過京無故而作五噫之歌以過形怨刺教下懟上忠恭之節實有違焉此皆充滅竈之心而爲之者也其中如此類者猶多元朗然且烈之德行何也語林又載嚴武小時椎殺懸英事世或稱之夫挺之固不爲無過然未嘗因懸英

而殺武母也第使母失其寵不可言仇况挺之自嫌妻而疎之亦未必由懸英也且使武母殺懸英已極凶妬而况于武且不特于此也卽使挺之之父在嫌子之不當過暱其妾則以嚴命出之也可亦無殺理投鼠者且忌器子遽擅殺其父妾以顯示仇父卽爲人臣舉兵犯順而以爲清君側者政此類耳謂是非逆節哉後武帥蜀恣行猛政爲臣不忠爲子不孝蓋虎狼之質自小已然昔顏峻賊也嘗殺其父延之之妾延之哭之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故顏峻之惡自夫人而皆知疾之宋廢帝恨殷貴嬪專父寵追發其墓意政與武類而一戮其死一戕其生事亦不殊乃人于廢帝莫不以爲暴君之

爲子武則更以爲孝子之舉所以相刺謬者總由史列
廢帝罪狀顯白而何氏例武于夙慧故也甚矣作書者
多憤憤也故予爲詳論之如鴻者可爲童年凌傲之戒
其動訕君父矯激爲高不衷之行斯君子亦惡之若武
則亂賊而已矣不止將而必誅者也抑可笑者挺之不
能以正誼督子且曰真嚴挺之兒豈以其凶鋒定當得
富貴而君親之際概可犯邪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若此
溺愛贊惡又安望其能教忠也哉則挺之亦誠所謂爲
人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也夫孝子固無爲母讐父之
道也

柴虎臣云持論皆昔人所未發而旨歸忠孝使人知
愛戴君父而不敢違真有功于名教之文也絕非刻

覈翻案求新見才 又云諸說根抵理蘊亦源經本
史筆力尤爲勁板古折觀此篇大段是論孟子世說
語林却先從世說說起中間忽斷插入孟子又再敘
語林昔人評離騷斷而復斷亂而復亂全在錯綜詳
出屈子伯奇照應參差寄沈去於書數續取之獎是
八段却將絕遠房帷不明數出又將常變數語橫截
其中後乃復從一二數至于五纏綿變幻有意無意
又若繼齋公行畧敘不驚不減否有善不欲人聞明
是平敘三項事乃二事只以二句了却將不欲人聞
實以事而衍作數十許語敘公生卒已了更溯敘八
十徵文又溯而敘老友王諫乃以次年遙接前段住
而不往波後生波若常手自應先敘王諫相不中至
八十大齊又至次年病臥不起乃敘生卒耳又若祭
江太夫人文將兩家父母作七段敘忽而單敘忽而
夾敘離合變化詞簡而未長至于突起陡住往往變
宕無方亦聊舉數則皆是化于周秦西京而出恣筆
所如動與古合蓋斷亂而非斷亂也拙日視之爲真
斷亂矣嗟乎此法自東京而
下已知者寥寥况今日邪

古今喪制合轍說

三年之喪人以爲古與今不同制而考之古禮議者亦時復參差皆由算月之不合耳所以然者蓋由不知核實之月數與交搭之月數耳諺云兩年六十日又云二十七月不算閏稽今于古無弗合者案三年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云故再期也再期者卽諺之所謂兩年也閏傳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是也其核實則二十四月乃云二十五月而畢者是交搭之月數也譬如人有九月十五日喪其親者至第三年之九月十五日核實是二十四月然從始年九月數至第三年九月則二十五月矣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此禫字指禫服之始終而言蓋謂是月旣已大祥後則始禫

服也閏傳云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中月謂閏一月此禫字指禫祭而言蓋謂大祥後又閏一月則設禫祭而除禫服如九月大祥則十一月禫祭也是禫服有兩月卽諺所謂六十日也今註家以爲二十七月是交搭之月數若核實則二十六月合之政得兩年六十日矣檀弓是月禫之下云徙月樂此謂禫服旣終矣又必出月乃自作樂也此一月者卽今制禫服後之餘哀一月核實政得二十七月而空去閏月在外諺所謂二十七月不算閏是也餘哀盡乃爲喪制全滿于是可以仕宦可以考試猶古人必除禫服後又出月而乃可自作樂也然喪大記又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又何以

說此謂樂之作于人而已聽之蓋古者禫服既除即可
以聽樂于人必于徒月乃可以作樂于已也明此則知
古文無復參差而今制亦無不與古合轍者論者固可
無事紛紛也已

王軫石云古云議禮之家如聚訟鄭玄王肅且互相
異同矣近代如儀禮經傳稱為善本而陳祥道之禮
書鄧汝極之三禮編釋亦復各具其長余每欲綜次
諸家畫為定論忽忽未遑而衰及之近遊西湖晤毛
子昭慶僧舍篝燈中宵抵掌而談相期于古其所撰
喪禮常禮諸說直可補古人之未備而自為孤行即
此論喪制一篇博瞻精核真可謂之思無遁理筆無
遺義者也極禮學于將墜舍毛子其誰屬焉

奉木主說一

古有題主而無點主但請善書者吉服書之耳後人于
既書後留主字一點不書必藉顯者點之先用硃筆襯

一點次用墨筆蓋一點謂之點主此禮不知其所緣起
今沿行已久義亦無害但庶人家而必藉顯者點之夸
而多費而于古亦未之聞也但請族人親友之有齒德
者點之可耳書土陷中須詳首稱國號如漢唐宋之類
下書某封某官某諡某姓公諱某字某號某神主女朝
代字下書某封夫人孺人之類某姓太君諱某字某神
主無爵者書某號某姓公諱某字某神主母書某姓孺
人諱某字某神主左高處書某改元年號某甲子某月
某日某時生右高處書某年號某甲子某月某日某時
卒其右下即注男某某某某奉祀孫承重奉祖則稱
孫某母死立主即父在亦只稱子奉祀如婦人無子而

夫爲妻立主及凡尊行爲卑幼立主者則稱室人某氏名某字某神主若仲弟名某字某號某神主冢子名某字某號某神主冢媳某氏名某字某神主餘可推之右下皆不必注也外粉面父書某朝某封某官某姓公神位如無號者書字母書某朝某封某姓母某姓太君神位右下俱注男某某某某奉祀舊稱母爲某氏者以婦人皆有名字故以氏爲姓子可稱之今婦人無名字以氏爲名則子不當以此稱母矣合用某孺人爲得計狀祝詞亦然又古主外用粉面者以易子爲孫爲曾孫則逐代洗去而換稱之似乎煩而且瀆且世人亦多不行此故今去顯考妣等稱以便世世奉祀不必洗換下

仍注男某者以伸情也後卽孫代父祀其祖曾孫代祖祀其曾祖則猶之其子耳總俱不必洗換也古庶人無廟設祭于寢今宜倣廟製作一小堂以奉神主謂之祖宗堂不得稱廟古庶人止得祭其考妣今禮用行唐縣知縣胡秉中言庶人得祭曾祖祖考三世集禮又云庶人得奉四世考妣之祀追遠自當從其厚者則庶人祀先至高祖止其自五世祖以上祧者亦宜更作一小堂以藏世世祧主凡親枝伯叔兄弟之類其無嗣者亦藏之皮于別室不必定焚埋也惟冬至則別於高曾祖而外祭之歲止此一舉若有爵之家仍可稽典禮而更多追祀其先世不必拘于四世家有譜不必言否則宜將

祧主祀主總作一籍更詳記其世數支屬恐久則主中雖有名稱併難稽考耳古無二主主必奉于宗子家支子欲祭則就宗子而祭今有諸子各立主者殊非典禮若神影則可各傳之以時致瞻依之思因以行獻薦耳

奉木主說二

古制右社稷而左宗廟蓋以左爲陽故也而昭穆之制亦左昭而右穆是尙左矣而我將云維天其右之旣右享之則又似尙右通禮圖高曾祖考俱從右順敘而左而浦江鄭氏祠堂圖亦雁翅分列五世考俱居右妣俱居左則尙右至鄭氏五世並列圖則高居曾左祖居考左丘濬擬祭四世圖亦然又似尙左若是乎參差無定制也

今余參稽衆制爲祖宗堂定爲尙左蓋以陽道處之以見不忍死其親之義大都男左女右其歷世之位不用順敘亦不用雁翅畧倣古廟制而爲上下二格以高祖高祖妣居上格中曾祖妣居上格左祖妣居上格右六位一帶並列凡一耦二位旁則用板榻之以免翁媳相近之嫌亦使子孫得安于上坐之位或庶幾焉其有繼室者則三主同居榻板之內夫居中元配居左繼室居右獨其下格之中則專奉考妣當以世遞遷而上云父沒母存者父除靈坐後竟奉父主入堂居下格之中舊主以世遞遷祧如妻沒者不得遽遷祧舊主但將妻主入堂居母主之右旁侍蓋子可爲父母祧其五世祖五

世祖妣夫不得爲妻祧其高祖高祖妣也

喪禮雜說三十一條

三年之喪宰予以爲期可已矣爲聖人所不許漢文帝有道之主也乃短喪幾以日易月不已甚乎意者文帝欲還行古禮諒闇不言聽于冢宰而後世風非淳古萬幾下貸不可以久而止可行之三十六日人君宅憂旣促豈可更責臣民故聽行此制耳不然何如此其急也然余謂主權自攬元不必拘古諒闇三年而其餘喪制仍可行之而不廢也亦何遽盡壞古禮且以爲天下之通喪邪

繼母在堂而父死者但可稱孤子不得稱孤哀子所以避繼母也或謂先母生我而今不稱哀不幾於忘先母歟不知繼母如母以尊父也今繼母在堂而稱哀是無繼母也無繼母是無父也有所避而不敢稱哀不爲忘先母子而無父悖禮之大者已

男稱公與府君婦人稱孺人皆有爵之稱也庶人之家訃書祝文之類若子孫于父母祖父母弟于兄姪于伯叔父母以卑尊尊庶可假借稱之然已足過禮若父稱子兄稱弟伯叔稱姪斷無稱公與府君之禮夫稱妻翁稱媳伯叔稱姪媳之類斷無稱孺人之禮也若死者之分雖卑而本有封爵又當別論

題主題銘旌之乞榮于顯貴人也稽諸典禮無所始非

古道也

題銘旌而借他人非古固已至于待贈等字自他人題之猶可若自題而用之无可笑矣若死者本當待贈當別論矣私諡非古乃變禮也然僭之大者也禮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况未嘗貴者乎今人動輒自爲諡夫以孔孟之賢曾閔之孝未嘗私諡其親而其子孫在當時亦未嘗私諡孔孟曾閔也然孔子不以此貶聖孟子不以此貶賢曾閔不以此貶孝道隆者物仰實大者聲宏否則雖隆其諡于聖神亡益耳亦安用此浮華奢僭之舉乎華院爲大夫之簣曾子疾革而必易者以死必期于得其正也沒而猥加以不應得之諡斯不得正之大者矣死

者安乎死者不得安生者得爲孝也與哉其以親爲樂僭乎哉

古禮大夫爲貴妾總士妾有子而爲之總今制妾雖有子家長無服而有子之妾自應爲訃奈何曰訃書但自稱姓名如趙甲頓首下稱率男某泣血稽顙全拜爲得古妾生之子爲生母服都無斬衰三年之服今制得服斬三年卽父與嫡母在堂亦然然不得稱哀子以避嫡母下仍得稱泣血稽顙以合于斬衰三年之制然則以何稱冠于其名曰父在則以父名冠之稱某率男某父歿則但稱孤子某嫡母亦先沒者則稱孤哀子某可也居父母之喪者自應不赴宴飲今人初喪時則然後已

不能盡拘或有赴雅席而不觀伶劇者此意亦未便非然知其伶劇而竟不赴或緣主人之意畧領意而疾起別去可也若必致使主人徹樂則失之矣昔有主家百戲橫陳緣一有服者而盡去之羣客怏怏一少年詬之曰敗一席之興者子也真所謂不自殞滅禍延坐客衆皆闕堂失笑近楚中一宦宅宴客有縉紳來而以服爲辭謝去聲伎已就席則飲酒食肉自如客或窺之因進曰既可食旨而甘何妨聞樂而樂縉紳大慚蓋旣已脫畧而赴宴飲又峻却聲伎以沮衆人之歡乎里名勝母曾子回車斯可矣孝子不肯引嫌自避而反欲他人引嫌以避孝子君子謂之不知禮矣

訂書滿六十以後者方稱享年幾十幾歲其自五十九以前者不稱享年也雖不見于古制然相沿以久亦可從之

庶子之生母死則無論父與嫡母在否得服斬三年此時制也以緣情也若庶子已死則庶子之子但如孫爲生祖母服服期不得承重服三年無論祖與嫡祖母在否也蓋承重者尊祖敬禰而重嫡之義也祖母旣屬人妾則無復重之可承矣若嫡祖母死而自無嫡子嫡孫則庶長子之子當承重矣

古記譏稱弟之妻婦者然弟妻舍婦亦別無可稱但當連弟字稱之不單稱婦耳至稱弟媳則不可嫌于子其

弟已或曰今人稱妻于人亦曰弟婦奈何曰訃則稱弟之妻曰弟婦若平時則稱舍弟婦蓋稱妻于平時者無舍稱妻于訃書者則室人矣故兩俱可以無嫌矣

孝子兄弟皆二名而同一字者如名守仁守義守禮之類訃書當俱加守字不得共之共之者嫌于長子二名而諸弟單名矣下一字同者亦然然凡書刺皆宜爾不獨訃也姓同而名獨故姓可共之名不可共之也

葬親必冠衰以臨壙禮也或曰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則庶人之不踰月可知蓋未有服闋之後葬其親者故冠衰也今人葬親有過服闋數年者有過數十年者中間歷時已多從吉已久乃葬

時更爲冠衰以臨穴則反似過禮古禮改葬總今可以從其例然余謂古禮久不葬主喪者不除餘猶以麻終月數然除喪之後猶必藏其麻服以待送葬則雖遲之又久臨葬亦必應衰冠耳然總以早葬其親爲合禮也喪事之家不舉酒肉親友之臨唁助喪者同之其雇役下人等以銀折之可也近士紳家存古道者已行之至于用樂演戲謂之鬧喪臨殯之夜用之謂之鬧材尤爲悖禮死者固無庸此或謂爲親友之臨唁助喪者設不知彼親友爲弔凶而來意豈存乎飲酒食肉聽樂而觀戲也况食于有喪者之側豈能安乎使彼果爲飲酒食肉聽樂觀戲而來也者則聽其去可也豈得以狗夫人

之情而爲之廢禮哉

凡喪附身附棺之物必周必慎此外凡屬華飾之耀人耳目者家雖富亦悉宜從省爲是與其易也寧戚易且非所專重况華飾乎至以金寶珠玉殉亡益而有害古人戒之審矣

忌日必祭據家禮止設亡者一位今或設兩位因父者及母因母者及父于情亦宜特不可更加他位耳庶人家祭忌亦止于父母自祖而上不必行父母旣亡亦只須祭死忌今人又于父母誕辰設祭謂之生忌此亦不必行之忌日古謂之終身之喪是日宜素冠白衣婦女亦更素服終是日不易焉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

回喪非禮也古者題主于墓旣葬其親則主隨孝子而返今者題主于家孝子送葬返而安靈情理自得乃更用魂輜舉主隨柩及城門而返是使親送親也孝子及城門亦隨主還家使柩獨自入山然後孝子更入山亦已後矣是使孝子不得送喪未半途而止也世人苟取華炫繁設多儀不知失禮之大者也

婦人死無子則夫爲署主併夫先亡則翁爲署主訃書主于徧告他人故先尊者神主主于奉祀亡者故先親者

杭俗閉靈或出殯後客來弔者孝子便不與相見亦不往謝此非禮也古人堊室倚廬不與人事乃不與外事

耳若爲吾親而來者禮無不答况今之孝子新喪以後便靡事不與乃以他事而來者則迎而見之爲弔吾親而來也者則辭而不見以他事則時入人家彼嘗來弔吾親者則過門而不謝此何禮也或謂古譏弔生不及哀若弔者在閉靈出殯後彼已失禮我故不以禮答之此又非矣聞變有遲速道途有近遠人務有羈暇物力有羸縮豈能人人皆乘開喪受弔之日而來且古謂弔生不及哀者謂喪畢之後耳若三年喪中何日非哀彼之來者固不爲不及矣子游曰旣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此言大祥以後受弔之禮也且古將軍文子之喪旣除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

洟子游以爲中禮未聞其辭之也是人子于除喪後猶有受弔之道况喪中乎然則閉靈出殯後客來弔者主人必出與相見受其弔儀而辭謝客爲不敢勞其更拜靈坐也客固請拜然後行禮如初喪受弔者後仍往答謝焉可也

喪凡尊長爲卑幼訃皆稱某服生若卑幼爲尊長訃者皆當自署對亡者之稱不得稱生子不必言如弟爲兄則當稱某服弟姪爲伯叔則當稱某服姪嫡子爲庶母者則當稱期杖子爲得或謂訃以告于他人似不必如是稱者不知此政卑者爲尊親之禮也若謂告他人則孝子之訃其親亦告他人亦可以稱孤哀生矣且今有

壻爲妻父母訃者亦皆稱總服壻况弟姪嫡子爲父黨本宗而服且加重者乎謂之母者吾稱子則嫡子自應稱期杖子今律慈母便有斬衰三年之制則嫡子稱子良不爲過

孝子初喪稱孤哀下稱泣血稽顙過百日後則稱制下止稱稽首帖札則易綿紙以通常柬紙于古亦無明文然古士禮三月而後卒哭今百日則畧與三月同遂不復稱泣血因而諸事俱小變亦似近禮可行者也

妻父母死無他至親而壻爲訃稱總服壻爲得俗有稱孝壻者非也

有子之妾家長出名爲訃下則率其本生之子足矣其嫡子與他妾子皆不必與名如家長先死則嫡長子與妾本生之子同出名訃嫡長有主家之義故也其嫡次子與他妾庶子皆不必與名若此妾本生子凡有幾人皆當與名親故也若嫡母猶在堂者本生子止稱孤子下得稱泣血稽顙嫡已亡者則稱孤哀子嫡長子是本生子之弟則列于本生者之右兄弟之敘不可亂但稱期杖頓首以別之耳應嗣寅摛謙云庶子之生母死而父與嫡母俱在者子于帖札亦得署制字蓋制者謂在王制喪服之中而斬衰三年政服制之重者故署制不嫌父與嫡母在也

有父母之喪而復有期喪則訃稱在制期服生或在制

期服弟姪功總亦同有期之喪而復有功喪則訃稱在期功服生或在期功服弟姪總亦同先有功服而復有總之喪則訃稱在功總服生或在功總服弟姪若先有功總而後有期者訃則止稱期而功總可畧矣喪從重者故也故後有父母之喪併畧期矣

或謂嫡子爲庶母訃而稱期杖子爲太重者非也彼所生之子爲我母者斬衰三年我故報之以期杖焉而謂之庶母其事已重則固有稱子之道矣且今人于朋友之親有自稱通門子者豈其親兄弟之母而臨大故乃反自逖遠者則揆情稱禮稱子良不爲太重也

一時並有期功總之喪帖札自畧不妨累辭稱期功總有父母之喪而又並有期功總之喪則止畧制字可矣餘俱畧去沈旬華昀云累稱者示不忘也有親之喪而餘俱不復稱者示有所專重也

長者之喪其人無子而卑幼應主之者如弟主兄喪姪主伯叔之喪之類其往答謝弔客也不冠不衰但以本分素服往投帖登堂而拜謝之蓋以別于子之爲父母也若尊者主卑幼之喪如父爲子夫爲妻之類而卑幼無子亦必往答謝弔客不冠衰以本分素服往投帖登堂揖以謝之而不拜也或以爲尊長不必爲卑幼謝弔客非也死者爲我之卑幼而弔客非我之卑幼也禮無不答故也

父亡訃書稱孤子母亡稱哀子俱亡者稱孤哀子會典分之歷世遵而行之亦已久矣丘瓊山濬家禮儀節以爲古者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則行古禮者父母喪俱宜稱哀子余案此說未盡然記載弔喪之禮曰主孤西面又曰孤某使某請事又曰孤某須矣則父死而喪中稱孤正合古禮至于母喪稱哀子亦無明文何者古禮所云喪稱哀子哀孫乃虞前凶祭祝辭之稱非謂訃也瓊山未深考耳然古幼而無父曰孤則母死而父在者應避嫌不得稱孤而子字之上亦更無他字可用因以稱哀可矣而反謂父喪不當稱孤則非也將來禮制或更有議定斯當別論否則但從舊典于父稱孤

而母稱哀協義揆事本無不安不但從時也設使今有母在堂而父亡者訃書忽自稱曰哀子旣倍于今而援古亦無確據矣胡爲乎師心創制而死其母也哉

妻無嫡子衆妾俱有子而家長已沒者其一妾死則但以此妾所生子出名爲訃衆妾之子皆不必與

曾孫爲曾祖父母齊衰五月懸孫爲高祖父母齊衰三月則皆當稱齊服今曾孫多誤稱功服懸孫多誤稱總服彼蓋以齊衰期年之下當功功下當總不知又有齊衰五月三月之制耳蓋律雖止五服而中又分八等也

常禮雜說五條

婚古有六禮納采問名今已廢之其納吉卽今之報圓

也納徵卽今之下盒也請期卽今之道日也親迎則仍之也但今于報圓前有拜父道日後有催粧合前四者仍爲六禮仍而行之亦無不妥其欲從儉者報圓催粧亦可裁去近俗親迎多易爲親送然親迎之禮繁而費親送之禮簡而省士大夫家或欲必從古禮庶人從俗亦無不可不必定以俟著詩爲戒古人三月廟見未廟見則不成爲婦今率三日廟見亦無不見不成婦之說于人情似宜夫婦人旣已嫁夫豈待三月而後見其祖宗父母卽人子娶妻或爲子取媳者亦豈當遲至三月而後使見吾之祖宗父母乎旣已合卺共牢之後而三月內猶曰不成爲婦又何也

親有三黨謂父黨母黨妻黨也父黨最爲尊親母黨次之妻黨爲末凡事必不可以母黨先父黨必不可以妻黨先母黨此蓋一本之所由推三綱之所由立不可以或紊者也卽如讌會坐次自新親臨門與重事特設當有端敬其平時家有讌集若母之兄弟與妻之父則當以齒次其餘皆可以是以推之總之與妻同輩者不以先于與母同輩者則母黨不以先父黨亦可以是以而推之也總觀于禮律三黨制服重輕而大畧可定矣惟禮文之際父黨時有主道而母妻之黨爲客則父黨不得先猶夫庸敬在兄而斯須之敬在鄉人者也

今禮嚴百拜而無定例予酌于禮律服制分別三黨而

權衡之大畧隆本而殺外尊陽而降陰賤情而貴義因爲錄之以俟論定父黨率父母祖父母凡二人一系相溯而上皆稱百拜率父祖旁及伯叔伯叔祖曾伯叔祖凡有服者皆稱百拜稱于所尊之妻則至于小功而止總服則否稱于祖母之父母百拜稱于親姑者百拜姑夫則否母黨母之父母祖父母百拜母之親兄弟百拜其妻則否稱于師者百拜其父母與妻則否妻黨惟妻父母百拜

凡父黨本宗揖坐敘輩同輩敘齒皆無賓主婦人亦同姆嬪以夫齒爲敘示有從也如妾卽有子不得以夫齒敘行位俱居羣姆嬪之末叔亦不得讓庶嫂示有嫡也

此于公堂相會及廟墓公會之類行禮則然若各房各居之宅而他房庶嫂過之則其叔嬪有主道仍當讓庶嫂爲客不得僭之叔嬪以已事會族屬者雖在公堂廟墓其禮亦然示有敬也敬兄也至下一輩者如姪姪婦姪女之屬率是而下皆讓上輩之妾亡論有子無子也示有級也外親則姑祖姑而上之夫父祖而上之表兄弟曾祖母之父母而上伯叔而上及兄弟與姊妹姑之夫祖母之祖父母而上伯叔而上及兄弟與姊妹姑之夫祖母曾祖母之表伯叔表兄弟皆讓揖讓坐不敘賓主與齒母黨母之曾祖父母而上伯叔而上及兄弟與姊妹姑之夫母之父母而上伯叔而上及兄弟與

姊妹姑之夫母之表伯叔表兄弟皆讓揖讓坐不敘賓
主與齒妻黨妻之祖父母一系而上皆讓揖讓坐不敘
賓主與齒諸壻自以齒相敘不從妻齒父之執友與執
友之父皆讓揖讓坐不敘賓主與齒凡此皆不稱百拜
者也其稱百拜者益嚴其禮然衡三黨之重輕而又由
親以推于疏亦可漸次爲詳畧焉

凡女子已嫁而暫歸者爲客嫂與弟婦俱居主位不得
齒敘其未嫁者則與嫂弟婦齒敘不得竟居客位也家
有婚喪讌會等事凡族姪女來者與親女敘姊妹齒次
無分主客凡族姪婦來者與親子婦敘妯娌以夫齒次
無分主客凡妾無論有子無子者皆居夫一輩諸嫡妻

之下不得齒敘但于夫一輩之羣妾中互敘亦以夫齒
次爲敘總之先敘諸女次敘諸婦次敘諸妾蓋諸嫁女
皆客也諸婦皆主也諸妾皆不得與正室抗行也此皆
謂同一輩者也下一輩者其諸女又皆坐于尊一輩諸
妾之下而姊妹互相齒敘蓋妾卑矣而行尊者下一輩
者又不得無等也又次諸婦各以其夫齒爲敘又次諸
妾各以其夫齒爲敘其更下一輩者總做此而遞推以
爲次敘

毛子改字說

毛子名先舒始字馳黃離騷經云前望舒使先驅望舒
行天者也行天者君象也余義取諸坤曰行地無疆可

也故字馳黃焉人蓋稱馳黃者久之今余復改字曰稚黃者何夫馳之義雖居坤猶夫望舒先驅云爾余蹇弗能馳懼不堪且君子知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知物之不可以苟舒也故卷之既曰先舒而又加馳余何以堪夫余名徵諸夢而命于父弗可改也惟更字可也故存黃易馳夫卑而不污柔而不滑稼穡而不自以爲功墀壇而不自失其性者其惟士乎雖然猶弗敢自居也故冠之以稚惟土之小者乎抑余雖魁然丈夫猶稚子黃口者耳末哉渺已或曰否否大人者能不失其赤子之心子旣以自命其勉矣哉

倫說

所謂人倫者盡乎人之辭也天下無人而不爲人則亦無人而不入乎倫是故人外無倫倫外無人或謂古但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而他皆不及則人固有不屬乎倫者非已五倫特舉其概以該之耳倫言父子不言母子母子卽父子之屬也故制典曰父母之恩一也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也不言祖孫者祖孫卽父子之屬也故稱大父爾雅曰父之考爲王父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伯叔于兄弟之子亦統于父子者也故檀弓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而爾雅亦謂之世父叔父漢疏受疏廣之兄子也傳稱之爲父子蔡質爲邕叔父邕上書亦自稱父子凡若此者豈得以倫所不

敘而弁髦之也父妾母類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今制
父妾有子稱庶母固已乃爾雅父之妾爲庶母而叔向
亦云吾母多而庶鮮夫庶鮮則固多無子者矣而盼猶
母之也母之類父之類也表兄弟亦兄弟也民于君固
君臣也民于官長亦君臣也府史胥徒于官長亦君臣
也兵卒于主帥亦君臣也卽下僚于上官亦君臣也故
晉武帝勅向雄與吳奮劉毅令復君臣之好妾于家長
統于夫婦之倫者也故天子之妾有曰世婦有曰御妻
大家之奴僕有君臣之義焉小家之奴僕有父子之恩
焉師列于在三然統于朋友之倫者也或曰宜統于父
子故孔子曰回也事予猶父而門人謂之弟子然朋友

無服師弟子亦無服故心喪禮又曰師亡當于五服是
義勝恩者也義勝恩者是不不得統于父子也是不得不
統于朋友者也子濯孺子亦云取友是師于弟子亦稱
友已友之子亦友之類故孔融于陳氏交在紀羣之間
而古亦有先交其父而後交其子卽呼爲小友者然古
人重言友故侯霸子謂王丹家公欲與君結交丹曰君
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管寧與華歆割席分坐曰子非
吾友今之世人固不能亦不敢然在古亦已甚但厚薄
親疏自有別焉可也則自一面之相識雖不得遽稱友
卽統于朋友焉可也其餘羣類未能悉述又可卽三黨
以推之而庶幾盡乎人矣雖然倫有常有變六經之所

載詳矣唯聖人爲能盡之凡民能守常不能處變爲瀆
爲亂則小人而已然聖賢處變而已克盡其道者人猶
將以爲譏故周公于管叔陳賈非之舜不告而娶萬章
疑之靈均之言云彼堯舜之抗行兮被以不慈之僞名
湯武之于君臣孔氏之于夫婦皆是也嗚呼况後人不
幸而值此者乎不益難邪雖然我惟期于內省不疚思
古人以俾無詆而已故苟充極其類豈徒人盡關乎倫
也物類亦亡不關乎倫也禮曰樹木以時代焉禽獸以
時殺焉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戴記曰殺六
畜不當及親吾信之能通乎變則雖湯武于君臣周公
于兄弟皆可以告無罪抑禮有云惇厚以崇禮又云經

綸天下之大經而繼之曰肫肫其仁則君子于是兢兢
焉變道以處之必有其不得已故曰居其厚不居其薄

王軫石云波瀾濶壯筆筆入古未幅尤
見精深秦漢間儒者談經未曾及此

庶母父妾說

客問爾雅曰父之妾爲庶母而郭璞邢昺皆不言其爲
有子者是古于父妾不論有子無子皆得稱庶母也爾
雅經也言當徵信而今制父妾之有子者方稱庶母沒
則嫡子爲服齊衰杖期無子則止稱父妾父妾無服今
禮是耶古禮是耶毛子曰今禮是已而古亦未嘗非也
何也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一國嫁女
則二國以其媵從卿大夫娶妻亦多有媵媵卽妻之媵

與姪也其所出本皆貴而與嫡子又皆其母姨與中表姊妹也卽無子女分已尊親則嫡子固不得以父妾概之矣古禮大夫爲貴妾總者政謂此也以爲庶母不亦宜乎今從媵之禮久已廢亡卽大家貴族姬妾之所由來者微或有奴婢侍衣巾者且與嫡子其始無葭莩之分誼必其已有子女者則以爲吾兄弟姊妹之生母也然後加尊而庶母之沒乃爲服倘無子女則焉得援古而盡謂之庶母歟雖然妾而繫之于父猶人而繫之于王王人雖微有尊道焉父妾雖不爲母而已非竟賤嫡子待之存沒以禮要亦不得過相卑抑矣是在君子折衷之已

嫁母不歸說

郊特牲之記昏禮也以爲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始皇會稽文云有子而嫁倍死不貞又云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此秦治之近古者也其誅嫪毐殺二子于法爲宜卽太后得罪先王而致召亂遷之卽謂過差當不儕于大悖之例茅焦之諫遷雍可爾而云車裂假父囊撲二弟是何言哉君子之事親雖曰無方而實有道果如焦言則猗嗟可無譏而凱風可不作矣此豈明于禮義者哉至若母已別嫁而後復迎母以歸死合葬父墓祔于廟者亦有父死而迎出母以歸事葬亦然人以爲孝不知見絕于宗廟祖父者無復入之道

檀弓所謂庶氏之母死何爲哭于孔氏之廟哭于廟且不可而況于入之哉子夏氏之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彌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爲是舉者幾于知母而不知父尊彌尊祖之謂何昔漢武帝外祖母始嫁王仲生王太后仲死更嫁田氏後武帝尊之爲平原君及其薨也仍從葬于田氏夫以天子之勢太后母之貴何施不得而終不奪之以復歸于王者蓋以大義所在故也則忘親背禮而私反之者天下之大不孝也稱之者其亦未聞子思教白之旨河廣思子之賦與夫章子辭葬母之說者歟不但繆于聖人蓋亦始皇之罪人已

王軫石云凜乎大義電析霜開徵引
多而筆墨簡尤古人之所難者也

鴉說

世俗惡鴉鳴以謂其鳴則有凶也然凶本先定者也固非因鴉鳴乃得凶鴉特預報之耳預報之則使人可以先事而預備不虞或戒懼修省以弭其變是鴉固忠于人非有害者朋友之忠告愛之人臣之進說于君爲綱繆也忠之盛也夫賈誼之哭王章劉向之封事劉蕡宦官之策李綱水災之狀皆鴉鳴類也使鴉鳴而可惡則諸君子之言亦可惡矣否則奈何獨于鴉乎讎之哉雖然彼賈誼王章劉向蕡伯紀之言自今日讀之則以爲鳳凰朝陽之鳴天下之奇瑞不以爲過而在當時或乖

睽廷恨離疎竄逐以至於殺其身者有之曲突徙薪無
恩澤且見怨憎久矣則世之惡斯鴉也不又宜乎

撰書卷第五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文五

說

八首
六首

格物說

大學格物朱紫陽熹以爲窮至事物之理而司馬溫公
光王新建伯守仁近余友柴虎臣紹炳大略皆主格去
物欲之意立言余昔遵朱氏已久心雖疑之未敢遽從
其說甲午歲嘗作儒者內外合一之學論一篇仍主朱
說近乃反覆參究二義久之亦復微有體驗乃信格去
物欲之解真確乎下易之定論也因更推廣三君子之

旨而著爲格物說。人禽狂聖之攸分。理欲而已。欲盡則還于理。故古人於大學功夫。必先教人格去物欲。聖經所謂格物是也。今人但能去物欲。則此中自然虛明。則致知也。人之意不誠而心不正者。只爲多欲而中昏耳。欲去而中且虛明。則意自誠。心自正矣。功夫一貫而來。簡易直捷。若作窮致事物之理。反繁難而委曲矣。蓋人之知有二。一曰良知。一曰聞見之知。聞見之知。必假於外者也。故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良知則稟之自天。不假于外。卽孟子所謂孩提之童。不慮而知者也。人人皆具。逮漸長而爲欲沒。故須去欲。以致

此良知理必然也。且從明明德于天下。遞引以致格物而止。皆從外漸著于內者也。若作窮致事物之理。是反分功于外矣。豈大學入手之初。反欲分功于外者乎。格物欲者。定靜之士。窮物理者。閎博之儒。閱覽聖人。亦不盡廢。若要諸明明德。則將求之定靜者乎。抑將求之閎博者乎。且格物欲者。中人以下。皆可自勉。若窮至物理。自非上智而強于材力者。不能矣。格物欲者。當下卽是。如因貨色而動。馳慕之心。處貧約而生忿疾之意。和樂而將流怨誹。而及亂而苟能一念返躬。克己禮義自制。將此馳慕忿疾流亂。格而去之。則俄頃之際。可以遠禽而卽人去狂而作聖矣。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

乎我未見力不足者馴久自然明德全矣若必卽天下之物因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其爲時又幾何矣夫情欲之生第患人自不肯格耳果肯自格未有不可以去者故人皆可爲聖賢其事也易若夫窮至天下之物理固有終其身不能得豁然貫通之一旦者殆亦多矣且奈何蓋古人詩書六藝等事皆小學事也爾時旣習其數卽兼窮其理旣入大學稽古博物仰觀俯察與夫禮樂兵農講究討論之功亦在所不廢而此固後焉已奈何以此爲大學首務哉易曰閑邪存其誠書曰人心惟危子曰克己孟子曰寡欲子思子曰戒懼慎獨此皆格去物

欲之意古聖賢修己教人立言匪一何獨于大學格物而疑之蓋格者卽大人格君心力格猛獸之格也物者卽物交物物至而人化物之物也人生十五以前志猶淳悶十五以後情欲漸滋故入大學而以格物爲急且卽紫陽之註明德曰但爲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如此則格去物欲自還明德之本體審矣此政格物而致知而誠意而正心何等明切又云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卽本體之明四字紫陽亦以爲良知矣又云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而不遷蓋必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然則格物之爲去欲益信何者起手功夫卽是去欲造乎其極則無一毫人欲之私徹始

徹終同條共貫又何疑焉又註盤銘曰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猶沐浴其身以去垢蓋日新本言明明德而格物乃明德最先之功洗心去惡非格去物欲而何也又其註克己曰克勝也已身之私欲也又註中庸慎獨曰遏人欲于將萌亦皆格去物欲之義卽紫陽他處論述與此義脗合者亦多何獨于格物而以為窮至事物之理哉又紫陽嘗引程子語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于寡欲其駁扞欲之說曰外物之誘莫甚于飲食男女然推其本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者但其間有天理人欲之辨耳惟不能察其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故不能致其克復之功審如此二說則仍皆歸于去欲而已或謂若云去物欲恐淪于空虛入于二氏惟窮至物理為學方有寔地處嗟乎去物欲根本也窮物理枝葉也二氏姑無論卽如人能格去物欲則為學之實地孰過于此而慮其淪于空虛耶舍根本而尋枝葉曰此實地也茲又愚所大不解者也

格物雜說二十一條

紫陽謂格物為窮理者以人不能知其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故不能致其克復之功然余謂人之病終在欲勝如為子當孝為弟當悌誰不知之然多不能盡孝悌者只是為欲所蔽耳又如不義之財非禮之色誰不知其不可貪愛然不能自禁遏者亦只是欲亂之耳人欲去

則天理見孝弟廉耻之心油然而生否則雖窮究得孝弟廉耻道理亦只是口耳間學識于性分內總無交涉如人文字中說孝微而斷樹殺獸大之嚴父配天奧義精思發揮極盡此等豈是不曾窮理豈是不知孰爲理孰爲欲却其中有孝有不孝者或貨色自私忿戾抵觸之類只是人欲爲累故耳

人能去物欲者卽未能窮理行來大段亦必暗合于理矣再加窮理功夫皆得實益若不能去欲縱是窮得理來總皆落空耳

客問若以格物爲格去物欲而非窮至物理則知何由而致曰鏡但去垢則光自復月但魄減則明白生格去物欲則真知自現政是定靜安而後能慮也理本相貫若不去物欲但窮物理則心有時乎爲理障者矣窮物理者猶虞理障去物欲者直下見性窮物理者未能去欲去物欲者自能窮理

夫以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者功在外而不離聞見以爲格去物欲者功在內而啓發天良以爲窮物理者窮年莫殫力勞而迂以爲去物欲者當下卽是事切而捷窮物理者屬知解事猶涉虛格物欲者淨心地其功甚實

且以格物爲窮物理惟精神強固者能之若格去物欲則隨人可爲且有益于養生矣又窮物理者病卽不能

從事若去物欲則于病更宜且可却疾又若窮物理必聰明者能之若去物欲隨人可勉且欲淨則又中虛而愚者亦生慧矣且窮物理大抵宜于靜時若與人事酬接時便未必能加功于此若是格去物欲則酬接時亦可用功如紛華相誘不生貪愛拂逆來觸不動忿怒直是隨人隨境隨時隨事都是功夫也

格物欲者但格去得一分便有一分實在受用

韓文刮垢磨光四字卽是格物致知語也

利令智昏卽是物格知致之反語

一貫語夫子兩見參乎章則曾子爲之註脚賜也章則子自下註脚然曰非多學而識之則知格物決非窮至

事物之理矣又曰忠恕而已益知格物非窮至事物之理矣或謂此言一貫不必定合大學格物之旨不知聖人之學下學上達起手處卽具徹始徹終功夫格物是聖學起手處一貫是聖學究極處豈有參差而二致者格物二字格爲去義甚顯而確物卽可以爲欲義亦顯確若果是說窮至事物之理則易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卽夫子之言今于大學何不卽曰致知在窮理而必變其文曰格物也邪

客問子言格物非窮理乃易傳夫子又何以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曰此第說昔者聖人之作易非是教人明德功夫也雖然窮理者有窮吾心之理有窮事物之

理窮吾心之理者卽格去物欲而全其本體之明也此
易傳所云窮理以爲窮吾心之理解之亦得宋晁迥云
剖析至理淺者及名深者及身深之又深者及心心由
性生必若窮其理之盡處極于性而後已故曰窮理盡
性王陽明云存養此心之天理亦是窮理

或謂舜明庶物而察人倫豈非窮理之所致曰舜亦豈
定不窮理但明察未必端從窮理而得上文云君子存
之此便是去人欲而存天理堯舜性之不待存而無不
存而本體之明旣全斯有自然之明察矣恐亦不特乎
尋求事物之間也

聖賢之學亦不教他竟不去窮理但以去欲爲主窮理
只是以次功夫非首務也故格物之爲去欲必也卽如
人不能窮理而能去欲上可優入聖域下之亦終不失
爲朴誠寡過之人若不能去欲而徒事窮理其學問才
辨適足濟其人欲之私耳但以此衡之則聖賢之所重
所先必可知矣

或謂無欲是出世法若聖人之道須是治世豈只是一
無欲了得則聖人教人必不以格去物欲爲首明矣余
曰若云治世法亦政患不能無欲耳夫無欲則虛虛則
能受無欲則明明則能照無欲則公公則能服物無欲
則通通則能應務無欲則剛剛則能任大而不詘無欲
則健健則能自強而不息夫無欲之效如是猶謂不可

以治世者何哉

古人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又云以約失之者鮮又云道不遠人又云行遠必自邇又云道在邇而求諸遠道在易而求諸難又云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數語雖不專為格物而要之聖賢為學大略都自如此斷無緩却性命源頭而先加功于事物間者若窮至事物之理便是遠便是博便是繁難格去物欲便是邇約易簡夫窮至事物之理者猶恐有窮大失居驚博忘約之病若能格去物欲則功愈深而德愈進力愈入而理愈出矣但恐不能到極處斷無虞乎有後弊也

云云朱子以格物為窮至事物之理者元是說窮吾身

心性命內之理卽格去物欲政是窮理去欲之盡便是極處之無不到也所謂天下之物云者人卽天下之物人之身心性命亦卽是天下之物非謂舍已而逐物貪外以遺內專從事于務博為也人都是錯會朱子意余謂此解良善而鄙著格物說卻與相符然則存余之說非敢云駁朱政以駁錯會朱子意者亦無不可耳

諸先儒語與格去物欲義相發明者甚多不能盡記偶錄數條于此周濂溪云或問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陸象山云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潔淨然後令他奮發植立

若田地不潔淨則奮發植立不得亦讀書不得若讀書亦是假寇兵資盜糧朱紫陽云人心本明只被物事在上蓋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理難且徹了蓋蔽底物事待它自出來行兩匝看它既喚做心自然知得是非善惡楊天游云學者工夫緊要處在防欲人欲心多自無事時起有事時亂善學者處無事時常如有事處有事時直如無事此心儆惕敬畏無時是已顧涇陽云吾人千病百痛只是欲爲之胎吾人所以趕不上聖賢只是欲爲之祟周子特提出無欲二字正從咽喉下著刀寸鐵便能殺人故曰拚得性命方了得性命袁了几云學者須掃除外好歸併一路收攝此心綿綿密密無些毫間斷使腔子內精神常聚生意常活林龍江云格物也者格其心之所本無也致知也者致其心之所本有也夫知譬之鏡也物譬之塵也去其塵則鏡明矣格其物則知至矣

閱朱子晚年定論意亦不存乎窮至事物之理矣乃知其註格物云云蓋前此所持之說耳是格去物欲解併不與紫陽相牴牾也今略錄其語數條如答呂子約云涵養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于此處見得分明白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

之失則一而已答何叔京云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于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答潘叔昌云熹以目昏不敢着力讀書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與呂子約云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于吾事

邪與周叔謹云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與吳茂實云近來自覺向時功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于日用功夫全少檢點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功夫所以多不得力答寶文卿云爲學之要只在着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功夫又答呂子約云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答林擇之云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

日不知于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
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答梁
文叔云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
外更無別法若于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
功夫不然卽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答潘叔恭
云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功夫直是要得念念
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于
緩急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
答林克之云當于日用之間爲仁之本者深加省察而
去其有害于此者爲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
子益深耻之答何叔景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靜中

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
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
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
無一的實見處答楊子直云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
閒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
爾與劉子澄云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
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
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答吳德夫云但
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于吾身者
篤志而力行之于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
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旣深

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之譏也答劉子澄云日前爲學緩于反已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註文字亦坐此病多無著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

朱考亭晚年答張敬夫書云平日解經多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使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功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于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翫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其敘呂氏讀詩記云此書

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方將相與反覆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已下世矣若熹之衰頽汨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是書丘侯宗卿將爲版本以傳屬熹敘之因併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共之又以識予之悲恨云觀此則知朱子晚年亦自悟其傳註尚有未盡是處欲爲更定而不逮耳世儒乃不辨其義之安與未安動輒苦爲墨守當亦非考亭所樂聞也雖然朱子晚年書已成名已尊矣而能自悔其失不護前而痛自剖陳如此茲考亭之所以不愧大儒也歟

仁和柴紹炳虎臣致知在格物論云大學致知格物
之義諸儒訓解各異漢鄭氏訓格作來于理難通近
無述之者若宋朱氏訓格作至言欲致吾之知在
物而窮其理也明王氏訓格作去言去其物欲而
知致矣學士家守其師說互相是非予請得而折
焉蓋說經之要有二一日釋言二曰明義立言有本
而不垂大誼斯足以發明先聖之指而無做也如
格思之類是也亦有訓作至者若格于上下蒸蒸又
格姦歸格于藝祖之類是也亦有訓作止亦兼去者
恥且格大人格君心之非之類是也而格物之解
三者果安所衷耶彼云物來知致誠屬牽合然朱氏
本程氏立說而斷格為至至也者物至歟抑至物歟
且轉至作窮而曰即物窮理天下物理至歟抑至物歟
夫誠意先致知致知在格物然而天下物理固不勝
窮也故曰君子于所不知則闕如及其至也聖人亦
有所不知焉若必窮之至盡即聖人有所不知聖人
亦有所不知誠耶是知程朱雖變鄭氏之訓使學者反
而求之殊難豁然耳故餘姚王氏有致良知之論而
以為格物者格其物欲以存焉一時尊而信之者服為
吾明德本明而知致在是焉一斷斷有辭然予以為此
確見而守常習故之家未免斷斷有辭然予以為此

非陽明之創獲也夫以傳釋經不如以經釋經大學
中庸本出一手俱載于小戴記中庸曰不明乎善不
誠乎身矣又曰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則是物至而
解也樂記曰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則是物至而
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之謂也此
又即格物以致知之徵也故孟子標良知而亦曰物
交物則引之固皆異經同指可以互相發明者矣學
者何必執新安之解而疑餘姚為鑿也哉且夫知者
何以善為是以惡為非者是也此固不學不慮而皆
具之故曰是非之心知之端無之非人也然而喪其
天良以致是非不辨則物欲為害已甚惟物欲去則
知不淆好善惡從此立誠有基而心正身修次第
可見明明德于天下者不外此耳故前言知止者即
此知而申以在格物者正欲去其不明以還乎明即
去其不善而止乎至善矣或曰經文物有本末作何
解予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物有本末之
物當作事格物之物當作欲如記云人化物亦云羽
為物何嫌前後異釋歟然則格物之說本經于何徵
之曰如所云皆自明也日日新及切磋琢磨之類斷
章取義無非此者然正不必重言以申之惟誠意以
下更加警曉以大學明德之要由是而之焉亦不如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例而必曰所謂正心在誠

其意所謂誠意在致其知者蓋誠意則修正已辨而知致無假言矣誠意先致知不須釋則致知在格物之釋又何須補哉且司馬溫公與程子同時其格物致知論亦以去物欲存天良而不取窮理之解誠見夫天下之物理固不可勝窮也然則先餘姚而得其同然者涑水是矣予故折中于諸儒間而求合聖人之道要歸於一是云

司馬溫公致知在格物論與王新建書世多有之茲不具載

問

詩問

豳王事也正風也何以不入南雅淇澳初筵抑一也何以或風而或雅也平王之詩降風已甚何以更在邶鄘衛後也宣王之考牧考室與魯僖之泮宮馬政其事同耳然一為中興之盛主一為衰世之賢侯乃駟闕為頌

而無羊斯干為雅何也甘棠之美召公入召南矣破斧伐柯九戩狼跋美周公何以不入周南也東山采薇出車杜杜皆勞士之賦勤王之役也而乃或風或雅何歟周公矢詩為七月而召公矢詩為天保又何以或風或雅也縣也皇矣也生民篤公劉也多后稷公劉之事而不言豳也七月以下七篇皆作于成王之世時都鎬已久而反沂而稱豳何也邶鄘皆衛國之詩何不合也齊雜魯詩何不分也秦有詩楚何以無詩陳有詩杞宋何以無詩也曹檜魏俱小國而有詩而邾許乃獨無詩又何也作詩問焉

或謂經學之不明于世久矣將何術乃得予曰經可問也作疑義相詰難令為條答則學者無所遁亦不

龍龕庶幾乎經學出實學亦出因擬作詩問一篇將
取羣經以次作問而與一二友人互為條答將以藉
是為窮經之具未果姑刻是篇見便槩後之君子真
有意經術而不欲索于庸虛也者或亦有取于斯篇
歟先
舒記

答潮問

問浙江何以有潮也答曰地勢為之也天下之水皆有
潮然多暗長水或湧水而已惟錢唐之潮澎湃犇騰如
爐鼓釜沸以自海入江與他水絕殊蓋地勢使然也何
以晝夜再至且以漸遲也曰應月候也月行較日以漸
遲一日常不及日十二度故潮至亦以漸遲也其晝夜
再至則應月之中也月一晝夜則再中或中于天或中
于地之下月中則潮至月以朔之午正刻中于天以子

未刻中于地初二日則以午未刻中于天以丑初刻中
于地其後中期以次漸遲至望則以子正刻中于天午
初刻中于地至十六日則復如朔故朔日潮至以午正
子未初二日潮至以午未丑初望日潮至以子正午初
十六日則復如朔其漸遲之期無不如月之中天中地
也秋則壯何也亦應月也月華至秋則益壯所謂地勢
者可詳歟曰其勢有三錢唐之江將入海處有龕赭二
山焉屹相峙如門下有沙檻江流至此則一東故海潮
至此亦一東海水長欲入江束于山不得駛則怒譬人
之欲入門也人多門狹則喧動抨擊以爭門唯水亦然
此山勢也北水悍南水緩而錢唐之水發丹陽經睦杭

紹興諸州逶迤曲折以入于海故曰浙江浙者折也則水尤緩他江悍到口與海力敵敵則潮至不敢逞故爲暗潮浙江緩到口不能與海力敵如是則海壓江而陵出其上潮至敢逞則爲怒潮此水勢也浙之方爲巽象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江柔巽海讓潮逞怒此方勢也此三者浙江之所以有潮與他水殊不足怪也紛說亡當徒益滋惑客曰潮何以名爲潮也曰潮者朝也朝月也曰海百谷王矣而何以朝爲曰月者萬水之天子也故海臣水而君月月中于天中于地猶天子之蒞于明堂也故海朝之或曰朝江也書云江漢朝宗于海江朝海也潮者海朝江也故窮歸宿則海大江

小溯源本則江高海卑可以互爲尊則亦可以互爲朝也然則名潮復名汝者何故得亡潮取其朝至而汝取其夕至邪曰配以汝名或主此然潮之義不繫焉審以其朝至而名潮也則十二時皆有潮矣止朝夕且夕至者亦未嘗不名潮故曰晚潮曰暮潮曰夜潮故潮者統辭也汝加之辭也而實非可以配潮故統潮與汝皆名潮是朝會之義非朝晨之義也此其所以名潮者也

策

答省刑薄欽策

御史問曰省刑薄欽治天下之大要而儒者輒以爲常談不肯道嘗聞昔者用法過峻兼以浙西初平租稅漸多爾鄉先正獨憂之以外吏上疏諍以法天道順人心爲誠卽省刑薄欽之說也今禁網漸濶而

兩浙獄訟未見衰止豈習俗之獨難馴化歟科條
尚有未平而易于觸禁歟至于軍餉自不能邑而小
民輸將亦孔瘁矣豈有司好為誅求歟抑實有用一
緩二之法而奉行未得其宜歟夫刑罰稅歛本為必
不可廢之具即孟子亦祇云省之薄之已耳其所以
省之薄之果操何術歟諸君子既夙裕巨濟之畧曷
先為桑梓計推先
正之旨而暢論之

大哉執事之以省刑薄稅為問也千古之治法不逾此
二端而已至開國尤兢兢焉蓋以非此則不足以祈天
永命興太平之基也顧古來論治者以為有治人無治
法而孟子又云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由于
不行先王之道如是則又有治法而無治人愚謂亡論
治人治法總期于有治心而已今日不談治道已耳苟
談治道則孰不曰省刑又孰不曰薄歛而刑卒不得省

且益嚴歛卒不得薄且益增又趣之何也其心蓋未嘗
期無刑與富民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由今觀之天
地之道有春有秋亦有生有殺然夏令未窮而陰生于
下冬令未窮而陽生于下陰生于下者慮萬物之過于
長遂莫為繼也其陽生于下者慮萬物之過于彫傷莫
為和也然則春夏生德秋冬亦生德也特其時運不能
無舒歛之殊耳而心實長主于生故萬物托命于天地
者至于今不窮父母愛子不廢答撻然而于無死于父
母之威者雖刑不殘也是心乎愛者也今執事慮兩浙
獄訟未見衰止所問者小獄歟則有司者治之耳如其
大者則非習俗之難馴也併非科條之未平也嘗讀虞

書曰罪疑惟輕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終之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然則用刑繁簡之由蓋可知也昔者漢武帝起巫蠱之獄株累極多當是時蚩尤旗見寇訶盜劇國氣大耗東漢靈帝窮黨人之籍所破滅數百千家東漢以衰唐天后時告密大興死者不可勝數兆亂數世此已徵也光武之敗王郎也得所與通書者悉焚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曹孟德破袁氏得許下人書亦悉焚之光武固開國之盛主操亦能得人心而定大業夫黨人非罪者也巫蠱告密皆風影也而通書于敵者顯然叛逆之科也然則善于殺非罪鉤風影莫如漢武桓靈及唐天后過于失出者莫如光

武帝與魏武帝然而成效遂大殊者然後知虞書不辜不經之訓足以爲萬世法也則今獄訟不止者非由于習俗之難化明甚然愚又以謂併非科條之未平何也法者一定之物也律例者法之所由成也康誥曰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今律雖設而罰或不師臬大畧加重爲多意者有司奉行之太過歟抑期于無刑之心猶未篤歟執事問曰小民之輸將孔瘁而軍餉又不能已用一緩二之法或未得歟愚謂軍餉不足憂也爲今之急莫若薄賦歛何者古設兵以衛民困民以飽兵無此法也且兵多且強必暴民民困之極散而爲盜備盜則設兵又多歛民愈急是單蔽之術也兵愈多民愈困

餉愈不支民旣析骸士鮮宿飽是交敝也然今可以議去餉而撤兵乎又非也愚有可以不減餉而紓民之法又有可以不病民而足餉之法蓋兵無可去有可減何言之兵端不可以多開也古之聖人驅蛇龍放之菹夫蛇龍足爲物害聖人不必盡殲之驅之使不爲害而已然則深山大澤天地之所以居龍蛇也今之治寇盜者何以異是軍但宜謹堡堠且令百姓得自爲守彼久將自散或來歸化必欲窮搜而殄殪之困獸之鬪用兵必多皆自開兵端而自疲也又防汛之所惟沿邊宜駐兵自餘畧近內地者兵皆可撤如此則以多兵之餉餉兵之少是不病民而可以足餉者也且今之病民者匪徒

餉也玉帛走于朱門苞苴橐中墨吏搜奪劇于悍卒而強藩大帥又每出數十百萬商販收息盡害民利其神奸走險之徒因緣恫喝以沒民之財者又不知其幾何人也昔唐有瓊林大盈二庫誠在史冊宋改封樁亦貽譏後代然其利猶在朝廷也今誅求敲朴之下爲公者十三四而爲私者十六七求民之不瘠固不可得卽瘠民以求裕餉亦併不可得故董生云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苟能端本及末大肅官箴懲貪風黜羨進民止苦于催科則雖不堪猶堪之也詩云鴻雁于飛哀鳴嗷嗷言百姓流離而宣王能還定安集之故流民感之而作以是紓民惟此時爲亟且刑與歛又相因

而極者也惟繁刑則民之死者多又出金錢供官事即不死亦困一人死必數人失恃焉一人困必數人失養焉株連所及一獄與數十百人廢業而聽于獄民力愈微必多逃亡輸將之役更加派于不逃亡者則賦安得薄財竭民窮甘為不肖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軍興益騷公私俱困以此求治雖十舜禹不能之嗟乎昔王禕待漳州一別駕耳猶能以法天道順人心千里入告見稱于時而意帝主于省刑薄斂雖當時治理不備在禕一疏要亦補裨之大者也今執事出自西臺持斧衣繡當不比于佐郡之吏而初臨兩浙即憫民生之彫瘵慕先正之流風慨然以此諮及愚陋輒不自量謹陳芻蕘倘

有可采俾一單治心以出圖政斯執事之為德其施溥矣豈惟吾鄉實嘉賴哉

答文體策

問畧曰文章以氣為盛衰氣變則體變故論文自變者始唐虞夏商渾噩駿厲周書雁茂亦多詰屈夫子贊易修史其辭簡與三古之文殆莫倫焉自莊列戰國變為講誕超忽之習然氣猶近古漢初一變麗厚渾朴其視典謨訓誥幾幾乎彷彿之魏晉靡麗無文而唐昌黎氏以博大雄奇起其衰嗣此而宋推歐蘇稱為極盛即塲菴明理同甫陳言亦各有其昌大之氣元詞則文拙矣明推陸峒多摹古而未化瑯琊博極亦未能自為創體其他或雋理失之佻薄或險語飾其淺陋至誇鉅旬為古學焉無他才人之氣消靡于括帖中故也繼今文運聿新一準古策士之法蓋欲為傳文不欲為時文也亦既去詭而醇去浮而雅而辭指聲調以娛時好者尚未盡能滌舊習將欲悉歸于雄渾適勁傑然追古其轉移化道之權又當如何

竊聞之文章藉氣而行者也然言心聲也而文又言之
精于理者故文章之運與民風國俗相表裏此其間實
有天地之氣以主之而扶衰救弊之功儒者亦與有其
權焉以愚論之蓋不越理與心而已三代之文尚已沿
及戰國而謫誕超忽之風以開其理失也其理失者其
心失也此所謂橫議之習也自非有孟子荀卿障其狂
瀾則周末之文或幾乎墜漢初一變諸體直將與典誥
同風今讀其文亦豈有唐虞之渾噩盤誥之聲牙哉特
以其辭之得理故和平溫厚而有以厭乎人之心也六
朝三唐以及宋元遞有盛衰而其間傑然名家者昔人
已多論定獨至近代文之變愚請得爲執事極論之先

是文人宋濂爲最但理雖大醇而體稍失于平衍畧近
南豐其門人方希古起而行以矯矯之氣直將與太蘇
抗迹者此一變也成弘間李獻吉起而其同時者佐之
其言以爲不讀唐以後書其辭大畧出入左國馬班雜
騷文選之書鴻麗班駁蔚然壯彩此一變也其後文筆
遂分兩派如毘陵晉江宗方宋者也歷下瑯琊宗李氏
者也宗方宋者宗八家者也大抵雖宗乎八家而以直
抒胸臆爲主宗李氏者宗周漢者也其言壹稟乎周漢
而以摹擬追琢爲主夫自周漢視八家不啻末孫矣而
愚必將爲方宋氏左一袒焉乃兩氏之文互相水火格
格乎不相入者幾于百年其後如孫文融唐鶴徵諸君

嘗欲通兩家之好合晉楚之成而終不可得何則源遠則流益分而粹難使澗沮之會同也然兩家亦互有短長而必且左祖方宋一派是何也北地之派雖古色煥然深而求之似同贗鼎金華之派雖未免乎近而要之其言則質言也其色則真色也其婉曲可以本性而求情其精權可以通時而達務其磅薄閎肆如長江大河一氣渾成而無瑣屑割綴之病此歷下諸子高而反僞毘陵諸子近而反真文將取夫僞者歟抑將取夫真者歟雖然此非愚之論也卽歷下諸賢之自爲論也李于鱗自獻吉曰視古修辭寧失諸理嗟乎未有文先有理失理是失心也旣失其心文焉從生斯言也殆不待攻

而自踣者也然則愚之斷其歸于此不于彼者不益信乎萬曆中葉後競欲抉去兩家之藩而自標新雋然墮落纖俚其細益甚間有大欲復古者亦未克盡振綱而論之文章二百餘年來升降遞遷終不逮古所以然者不出執事所云才人之氣消磨乎括帖之一語故制藝工而古文辭詘其勢然也邇來風氣丕變文運聿新去詭而歸醇黜浮而崇雅宜益進于渾勁雄深以矯焉追古而猶有滯板之不盡者愚謂其故由于論未洗乎括帖之陋策未免乎避忌之拘而已古人云著論準過秦今則雖名爲論而仍然縛以制義之法雖有才如長沙者將安所施策則多有未敢深言者雖使切直如馬賓

王忠悃如陸敬輿者將安所吐謂宜明示多士咸使暢
其所欲言不必尋行數墨瞻前顧後以作其敢言之氣
氣旣振矣益使讀書明理以沃其心心治則氣益昌焉
夫然後發而爲文于是兩漢可復三古可追韓歐而下
曾不足道也孟子之論養氣也曰行有不慊于心則餒
矣蓋心與理與氣固未嘗有殊源者也以是求文其所
獲又豈止于文已邪

書一

與應嗣寅書

然疑記于藥鐺茗椀之餘然語皆自心不從紙裏得者
中頗多二氏語乃不見呵應先生之學恢恢乎豈不大
哉將來欲悉錄送足下決擇是否存其可者緘之巾箱
非敢故效捷卿總亦不欲多示人也

答陸冰修書二首

伏讀手書文采辯麗且評次折衷精入杪忽僕文不能
傳賴此書傳則僕文真不徒作特許與過當處大不堪
耳後幅戒勿輕用其語感足下期我者甚高誨我者甚
深僕雖不肖有胸有心豈敢不祇受益自黽勉但所云
云緣僕于兩公實感知已况今又復流離遷謫都不在
赫赫位僕政不欲以寒暑易心故愈欲存之耳至于南
昌之文自有可傳潦倒湖頭亦未至大蹶吳門詞江曲
海錯繡涵虛宮譜之細臨川却步竊本之疑浪語不確

此二君者須蒙平反抑輕用其語云云虎臣昔亦以此規僕僕謂之足下或能爾爾若僕正欲每輒言佳耳豈能便作壁立萬仞此是答虎臣語即可移答冰修者也然僕邇來亦頗見今我更望良朋匡扶切直來書輾轉懷袖比諸箴銘墨妙筆精又餘事耳填詞便不措一語豈以其末技故不屑邪

小詞既出論者頗有異同不謂足下遽激賞乃爾然知非爲僕也直欲稍留汴宋人骨氣不欲令頓盡耳

與柴虎臣書四首

天地大矣人處其中渺然耳然阮嗣宗竊莊生緒餘猶足自豪况真有得者邪勉旃吾與子天地亦未爲果大

也

家誠事理精愜質有其文足下不朽固多此爲第一末段歸心諸篇意所以未安之者過慮迷聖襄城得不補失耳伏波戒學杜季長政此意願更垂熟思否

足下文大抵失于揣摩體段無掉臂游行之妙昔河東云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自今觀之子長包括甚富而河東稱其潔惟損之而不得乃已有所損矣此之謂潔也凡不可損者卽累數千百言不害爲潔其可損者卽可以一字了之而增爲二字亦爲不潔矣足下文于此爲小隔耳總之古來文章六經而外則左國爲一派史漢爲一派大家爲一派要知此三派之沿革何以相師

而不相襲何以殊致而復同工則古人增損因造之法與其心可盡得矣僕亦因古有此論故稱之實非有得然確信此語之不我誣故敢獻之

大作醇雅飽滿可爲典音微妙者超然之趣耳蓋病在聯絡與詳盡耳聯絡則無入不言出不辭之趣詳盡則無意到筆不到之妙每于此等處留意則自然入于超妙既盡此境則不詳盡又可詳盡不聯絡又可聯絡亡弗妙矣

與陸蓋思書

皇甫子循袁永之二君皆吳產同時才亦相埒然詩皆劣于文五言古頗有六朝骨采七古華琢亦滯耳五七近體風骨不高亦短于興趣文則袁之書牘諸遊記爲工皇甫駢體風藻頓挫音節沉亮能寓秦漢大家跌宕法于四六真逸品也大畧皇甫學優袁生筆俊同調中亦微見分畛僕見謂如此耳未審足下以爲何如

與王丹麓書

僕與足下相識十年溫溫然如一日收拾端凝年少而有長者行此僕之所知足下者也已讀足下文章婉約多遙思葱蒨爲色窅窕爲理益嘆奇足下固不可測如此先輩云人品若不實文章若不虛兼祛此二弊者丹麓即文津一選小品可傳特側僕文爲點耳二集之役僕謂當廣而大之取近賢理學經濟及紀載大事文錄

之其聲宏而行遠必益過舊選何者其實大也僕嘗謂文之傳者必是既有此文天地間便不復可少此文如此雖稍拙亦傳否則雖工而傳亦不得大不得大亦便不得久可大可久僕將持此責足下足下乃謂大文收苦不能盡僕又有說大抵刻人文字傳之者必謂其文待我傳也文不待我我則可遺如今婁東虞山集哀然滿天下此無待者也華亭陳先生尚無全集此一大事然意天下必有能收聚撰輯之者或亦不必盡待足下可憫者寒士述作無力傳遠亡友遺書零斷若綫耳其文既磊磊足裨世輕重而絕續之際其機甚危如有一人能闡其幽微扶而傳之則吐泄光燄爲世永寶否則

遂與腐草同棄遺埋沒糞土中耳悲乎譬如拾遺兒掩暴骨此卽文章中行陰德也旣足光益足下大選又可噓枯槁慰黃泉豈不大快夫旣闕置其有大名已盛傳者又于貧士亡友中求其磊磊大者然後登採僕政患不能多耳豈苦收之不得盡哉足下每持此意操選當于足下道亦益光業亦益進至花草月露文篇章充溢掃綴鮮英非不燦乎其可觀也然稍或後焉未謂弛惰且僕小文已拙大製併少斯言甚不利于僕然丹麓旣勞心于此自當識其大者勒爲成書庶不虛負爾當是爲足下計則甚工矣雖然僕實爲文章磊磊有裨于斯世者慮不啻爲寒士亡友也是且併不爲足下計况

自謀哉某拜白不宣

與王丹麓敘遊書

曉簷聞鳥語咕眙知是天霽起看樹影橫著牕外促盥
櫛晨粥了卽呼小奴子懷得意書一卷隨興步出郊外
觀覽山川撫弄景物或芳隄綠草或平疇遠風或畫鷁
凌波或酒幔招客至或拾級登峯足躡太虛且捫殘碑
而入亂塚已覺小疲便尋山店不事酒肉惟餐蔬飯主
僕飽滿費青銅錢纔五六十个耳啜茗盡一杯出遊興
未已環遶周遮或徑近反取遠道爲快總是步步皆佳
境刻刻皆快遊政不期所之之必到也偶得僻處選石
坐定取僕所攜書展而玩之古人陪我遊良不寂寞山

日斜水煙起緩步而返景已曛黑吾遊如此不必邀友
不必費財不必定有期會之所可以適情可以養生但
得長無事自可日日爲之比抵家新蟾在東薄酒已熱
舉杯呼月對影而三花陰在衣頰唐徑醉睡鄉之中不
知不識莊周化蝶覺有情爲煩兀然而醒雞唱未罷披
衣在牀則高興已泮然矣日高煙斂更看今日晴乎否
也知足下喜遊故以相語聞此當復拊掌稱快邪

與沈甸華書

柴氏古韻通定千古未決之疑抉千古未發之秘真奇
書也數百年來本草綱目說文長箋差堪鬪足若梅氏
文紀詩乘古樂苑諸書述而不作字彙亦多譌漏方此

故遜之耳聞足下爲手抄副本甚佳然必得剗方堪垂久足下幸能爲留意當有賢豪而好事者僕悲虎臣勁節早摧遺文滿篋生無十萬爲戴安道起宅死更無十吏爲蔡中郎寫書豈今人不復可望以古人邪

與吳錦雯書

惠示初學集邇日讀之具見其書卷淹洽波瀾濶壯當其佳處不讓古人滔滔萬里而魚龍變現其中昔人以評韓文由今觀之亦殆不遠洵爲大手筆文字也至淹練掌故尤是此老獨長其中采摭論議俱足裨國史不徒文也然有二病不能不爲抉之曰不高與不純耳古人行文平坦之中皆隱具峭骨而或多或少或先或後

或正或側不拘一方今其文多取圓熟肉暢而少見嶮秀森削之處又意發而行意盡而止雖浩浩洋洋亦復流轉縈映而無古人詳畧變化杳無端倪之妙大畧只似制科論策館閣課試之文此未高也古來論文嘗欲渾成一片此言脫去畦徑自攄化裁也非謂可取歷代之文而斑雜用之也今虞山之文往往散行之中忽綴駢耦流近之調闌入左馬此明文之敝而集中多有之此其未純一也又有俗語如局面世界惺惺惜惺惺之類又有織語如漏轉燈熒品香鬪茗之類又有佛語如八識田一瓣香因地世相之類此等語亦非竟不得涉筆顧是何體製耳皇皇典冊何容濫塗而縱筆所如概

不暇擇此其未純二也亦有遠于理者如言帝王不當
爲儒者之學以漢武之表章六經元成之雅好儒術其
後多失不知堯舜文武儒家之宗修齊治平儒者之業
帝王之學與儒何殊帝王舍儒當學何學且漢武元成
之失不在好儒古來帝王以詩書仁義致治而安且久
者亦復何限倘充虞山之說勢必至于斥學士罷經筵
苟非以吏爲師則亦馬上求治否卽虛崇懸老純任刑
名其爲流禍可勝言哉又如以方正學爲有宋諸儒三
百年學脉之結局僕謂死節特聖賢之一端非可概盡
聖賢事業且自宋以來如正學者豈伊乏人倘謂必于
覆五宗湛七族而後爲斯道之結局則孔子何以集大
成也又云有歐陽之才然後可以黜繫辭僕謂歐陽雖
才豈得黜繫凡斯之類皆立言之駁也至詩則貽宋元
之俗骨牽詞曲之卑調間作倔强自抽機梭而鄙語塵
情無可流覽直可置諸不存其書三十二本返上聊附
數語以備餘覽

答徐古周書

近于坐功頗有所窺只是佛氏無所住孟氏不動心便
是修養絕頂功夫此外別無所謂煉神煉氣法也或謂
旣曰無住又如何能不動不知住卽是動動卽是住無
住則不動不動則無住雖然行之難已

與許彝千書

博覽不究根柢而好生辯難其言似是而實非迺醜物連類足以混之若此者用于學問則破道施于家國則亂政乃知天下事壞于不讀書人少壞于讀書而不深者多也

與韓儀京書

北行何日于役爲勞然牛渚磯米船高詠定逢激賞否則還示僕僕猶能讀之耳

與陳際叔書

昔李王諸子落拓一官外惟有詩卷爭攀千載作者自豪方其意得覺天地俱小此復何益然盛世自不能無此一輩人政如王者不貴異物而威鳳靈禽自不能不以爲瑞耳乃在昔已傷摧折至今誦之感慨若新

與吳志伊書

僕駁用修韻經政如白黑之不可揜粗解此者必知之疑議紛紛淺鹵耳荷示陳氏正楊當引爲助然元美明瑞諸公擿楊者已千瘡百孔何止一晦伯也韻學通指不傳則已傳則天下後世共見之豈當借助邪

與任碩卿書

一日讀書九日飲足下諫吾一暴九寒吾猶恨其九暴一寒耳

與陸左城書

承示祥刑策甚佳中一段遂至傷心流涕昔開元時大

理獄院鵲巢百官以爲幾于刑措乃表稱賀而是時三子被讒同日賜死宋高宗詔特旨處死者許大理院奏審可謂慎矣而岳家莫須有之獄天地爲慘故曰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

答張赤師書

足下謂欲以古人爲期不敢自菲薄乃與世殊格格良以爲疑不知存此意者所以海鷗翔舞而不下也驚香逐臭物情耶僕雖不敢望足下亦稍坐此通塞有命吾道弗諉當居易俟之耳

寄程兩三書

新詩何時寄來甦我病眼又恨憊不能讀然猶望足下速惠我也僕身慊慊不可知而猶嗜文字如此此大是癖然方之古人錢癖馬癖或有間乎足下勿笑

寄丹麓書

僕過足下輒披襟解帶留連信宿足下過僕莊莊乎坐不移蔭驪駒在門語纔了寒暄耳大槐薄笨車手攀莫從徒有惆悵

奉答張蓼匪先生書

建牙西塞坐靖烽煙歸賦遂初尊鱸政好東山絲竹如蒼生何然語嘿之殊先生必有其確乎者某邇以先君長逝困不可支鼎養旣已無時揣摩因之遂廢又緣多病頗復玩心于軒岐之書將來或竟托迹方技傳中未

可知耳獨恨竟虛屬望之意以爲慚仄然先生赫然功名而勇退如此則如某者益可自澹且竊意先生期某或有在于青紫外者則某之仰副名德亦政自有地耳蒼水云高駕欲爲西陵之遊未卜何日弟子如雲擁篲以糞埽國門前綬不遙拭目爲快

答錢貞白書

侯芭造門問子雲之字曹公給吏寫中郎之書僕何人斯兩蒙此于足下爲僕長價感慚交并僕拙于書故藏帖甚少永興侯搜得之當不惜爲練裙一助但足下此道大進後幸勿便以斷屠拒我耳

與諸駿男書

蘇子瞻才之最高者也其送安惇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又在海外有柳文日久翫味此子瞻讀書法也與魯直云凡文必使平和至足餘溢爲奇此子瞻作文法也夫子瞻猶爾知此中無捷徑詭效想高明稔知之今當益有味斯語

與趙繼客書

過舊寓相訪不得復過永福駕已歸餘杭去矣求徑山一札竟不得之太白一生好入名山遊僕亦小有此癖松源梅谷微足下恐遂無所問津且求竿牘以爲山靈之導此事似差不俗足下必當許我者也

與徐武令書

聞乘一編雅意百世然須須之遲久網羅浩博稽核精
至成書當不誣耳家君先母得與科條拜德何極嗣此
尚當有獻及他有聞記當悉錄之以備采擇若僕自分
定無一端可點齒牙凡蒙題目幸皆抹去總之稽實則
無可言若借虛美易以千秋明有人非幽有鬼謹僕又
甚畏之也僕觀足下性情過人故特以相語然僕又非
無意于古人者也謝公云聖人去人中間不甚相遠卽
僕觀世之賢豪果難跋及者亦少埃僕德業倘粗有成
就而足下以龍門之才任爲信史或牽連得附書一二
寔爲榮矣未敢必其能至此否亦望足下切磋而扶掖
之若今日以過相愛惜爲溢鉅美是相誣也錄及瑣細

又畫僕也二者義何居焉惟武令愛我而已

與諸虎男書二首

學問如懸流中行船力撐難得上篙稍懈便徑瀉而下
矣修身亦然

足下愛僕文甚于僕之自愛其文豈古人所云劉尹知
我勝我自知邪

答諸虎男書二首

江山煙景天之所以寵逸人也夫歌舞佳妙珠履滿筵
華燈薰天錦繡匝地弛禮送客騶隸如雲火城遙散若
繁星之墜林麓却鎖朱門蘭闥曲讌酒玉一色肉聲引
絲已忽東方漸高侍者促臥門喧鶴蓋嚴柝遞呼睡鄉

醉鄉溫柔之鄉主人猶沉滯此三鄉也僕此境非不樂之然亡論封侯有骨卽食肉亦有相若乃嵐氣水煙之態啼猿叫鶴之奇春風颺和秋色含潔自然之景與造物俱呈技露巧千音百狀時復仰天席地藉草覆花漁樵爲朋山僧爲侶通義送難觴咏間作晚或放浪小舸望煙依火隨叩梵刹留宿禪牀聽唄響之泠泠覺浮生之無著白月近我如語所私恍而有得樂不可支斯亦山林之子之極歡也嗟乎嚮使舍前境外更無可娛則窮士鬱死久矣然後知天之所以寵我輩者豈少哉違天不祥自當祇受但足下年少負才政防富貴相迫恐不得與僕久同此趣耳

早亭是僕舊遊地也此中罨畫樓臺桃花千樹彷彿隱現自應爲仙靈窟宅僕前三年入崇先寺欲訪觀濤和尚已日曛黑遂成山陰雪後悵恨至今邇足下與顛亭何時更相過僕願持簾介兩公而謁之幸一言有得決投五體何止欣瞻珠澤之眉毛

與沈賓書

予嘉病良苦不能觸熱相視不但畏暑氣亦畏煩主人耳予嘉所病我曾嘗之當以不怖死爲第一治法人本是一性耳何等神靈空妙偶因得氣聚以成形非常臭穢亦非常滯累政如取澄澈之水釀成酒醋色味俱變非復本來今將離形而返真亦如酒醋沁入地中仍還

其澄澈也方將脫此臭穢滯累之我還復神靈空妙之
我當大歡喜復何憂愁憂愁者只是愛根可憐斬却愛
根何病不治不佞不盡能如此語却亦小有得故以貽
之足下足下能竟此語則愈疾其小小者耳

與李東琪書二首

范蔡昔困厄羈旅入秦繼踵而取卿相印今僕之途窮
矣將以祇園片地爲函谷逃而入之生天作佛定有一
得足下大笑我他日得無悔作須賈邪

偶相遇耳特爲鹿脯留住住然酒美乃過于脯清言之樂
又過于酒歸而芬芳在口滋味在心追念南屏藕花去
年爲魚龍所嚼竟零落殆盡今年或竟不復花也

與李式瑚書

生作者如林後不朽良難必如積薪之勢後來居上庶
得傳久耳若止與昔人並肩則必讓彼居先我居後矣
三代以上人書能益人真氣近今述作不足多觀

與梁州侯書

病味頗亦佳第不堪爲躁熱人道耳

與胡展如書

曰睿善飲正不失爲高僧傑閣憑虛湖山八面我視人
都如李思訓圖畫中物人視我則雲霄矣此中一坐當
千載奚止日長如小年也

與韋六象書

世人于文章本自無毀譽大抵不經見者便道奇不領者便道不佳

寄沈漢儀書

桂子落後梅花忽開中間隔濶便杳如幾歲彼此寂寂中覺度日更遲也頰足下彩筆從事簿書自應作惡然將來政恐不免學政入官政如學養子而後嫁耳姑蘇天寧寺煮酒芥茶共論文夜臥足互加腹何時更尋此境爲快

與沈漢儀書

足下去鄉遠遊之謂何且入幕佐清白吏橐裝又幾何也乃歸而百欣交集貴且快意然如足下十治具僕豈無二三得沾餘瀝若之何自利而不爲足下却顧哉陳元龍聞此語必上大牀上臥倘足下欲許汜我我聽之耳

與金功在書

僕明歲將襍被攜一童子入靈鷲遂長往不返矣無事此靜坐自可卒歲凡人修行不過望到仙境佛國耳已至其中者更復有何餘事

與友論學字書

云近臨帖九十許日而書不加進興趣索然不能不爲中較嗟乎此足下書法所以不得成也古人作一事皆外身而爲之進步愈難用力愈勇判以死殉而有所不

惜者故有獲也古學人皆具此忍力臨帖九十日而書不進遂乃中輟何也雖然恐此九十許日中亦未嘗專心坐定果窮日之力而爲之耳

與施儀吉書

士固不可不嘗窮味但恨遲耳或乘我少壯時安知非晉公子十九年也今暮矣何能爲則惟竊附固窮之節而已

答顧寧人書

辛歲湖干把酒商略古今實獲聞所未聞同人咸共快心豁抱不獨僕如發矇也至今追味昔遊恨不得大君子時時把袂作歡劇耳伏覽諸新刻及誓約力謝人事

以期不朽仲舒之于春秋仲任之于論衡執事有焉僕憂戚之餘荒散筆墨向若有嘆輸攻無緣奈何奈何据列宋平水劉淵禮部韻略目政是唐韻蓋孫愐雖唐人其韻部考之唐詩頗有不相符處如孫韻嚴凡同用而劉韻則以嚴屬鹽以凡屬咸今唐人詩中用韻政與劉符其餘亦率如此然則謂禮部韻非唐韻何邪特唐人用韻併殷于眞而劉氏併殷于文此爲參差耳向僕已嘗辯之而虎臣亦著有說今匆匆未及錄寄何時復面盡悉委曲大著如懸國門乞先郵示使鄙人得快覩武庫幸甚率報不宣

與姚丈書

昏因者數世之攸繫也正邪之閑善敗之故恩仇之原皆履端于此諺云失買一時失取一世予以爲失取不特禍一世也且及數世害又旁及今足下時與人作合僕謂甚宜慎之乃諺又云破人親九世貧斯言于理第得十分之一二耳何故設有兩美必合我挾私中沮之是之謂破破者爲罪至若本非匹耦欺給而強合之以惡男訛女以惡女訛男又如門第良賤之殊家風貞淫之別一與之齊困于沒齒男子益甚婦不得上不足以事親中不足以立身下不足以成子孫又何論其他邪且其父母爲弗慎者媒宜代之慎使父母有慎心心相托者而我給之使禍數世惡莫大矣惜莫甚矣且給之

必以利或爲貨或要媚于女之父母不則所厚有頑惡醜女會無昏處而誑以歸之又或利于男氏將援昏爲恩希自植僕嘗痛恨此人入于骨髓夫數者皆一時小耳而遂致其人終其身如釘著胸如痞在腹求死不得求生不得吁極矣稍有心者宜于此慎之決矣足下誠決能然斯爲福亡窮而延子孫以是爲祝不勝大願且果破親者但使人失一嘉耦耳未能大禍患也如誑使其成而禍至極其人必自禍妻必有他又奇窮惡疾凶折而無後耳僕嘗驗之何有貧耶且九世耶

與諸君簡書

日欲相偕過南屏乃徑獨出出清波半里許湖水沒岸

解襪得渡鰕鱔睥睨了不畏人俯手攬之輒滑不得留
偶得一枚私自矜奇畧師他他藉藉滿貯艇子中弗顧
也故知事以暫習爲欣物以艱得爲貴解蔽祛惑悟非
在遙想暢此旨如已見和尚不不得中路自輒止耳望
兄疾來

與趙珍流書

爾風配曆解真高古奇妙當是令孟堅操觚中郎潤色
者耶此等文東京後殆鮮其儷伏而誦之嘆息靡已但
有心慕不能手追

與陸拒石書三首

吳門知不成行矣韻指且留著足下處四六易作而難

工易工而難妙近賢薄之未爲知言僕向亦好此近徙
而之韓歐中故緣腹笥空洞亦聊以避足下耳每變愈
上則僕不敢當此目也

笑此子快才乃時時就吾作中逞怯篋手然僕亡何有
耳妄使外人疑此中有狐白裘則此一役也乃助我矣
僕文經足下筆墨一過政如鑿頑石作璽瓏嵌空又如
池積滯水導使縈折便別開生面非復舊觀僕嘗驟而
視之疑非已作但嫌都不加彈射耳邇陽羨陳其年閱
僕詞有圈有抹甚感且快蓋刺病中膏其樂甚過乎搔
背癢也

呈臥子先生書

某不肖幸以薄技待罪門下私竊自慶兼側侍抵掌使
某益聞所未聞益深自愉懌不敢諉之於心放逐刊落
朽鈍應爾但虛題拂之雅爲邑邑耳比聞先生秩滿還
朝卽趨北門而騶騎遄發不獲一望顏色遙遙文旌心
與俱邁邇日朝宁澄霽清流彙征先生以南岡之經綸
兼東山之懸勝自應首被異數爲舟爲雨利涉四海瀰
漫九野某雖有微私而雲泥益縣然均在沾被之中如
魚忘於江湖而已

答譚長益書

軫石之變僕輩地主誼不能料理先生亦旅人也乃稱
藥視殮靡弗躬親愧愧如何伏誦所作古文藏姿態于

雅寓藻采于平淡雖取裁本大家直有漢魏人骨氣
已抄錄數篇莊誦爲臨文法式承命丹墨誼不敢違第
瞽人俛俛不知裁之耳長吉詩注借到便以奉覽然此
仙誕誕豈有可信果藉以注李恐傷雅馴世人有引三
國演義及諸傳奇中事迹作史論充詩料者政恐類此
否願以商諸高明

與姜超西書

古人云閉門讀書又云閉門學道僕但閉門耳于讀書
學道兩無所得然但覺比不閉門時稍獲佳勝

答吳璫符書

顧我病榻清風灑然况得新詞見惠別去一再吟音響

沉遠且味之。曹臺有沖靜氣，更徵足下近日之妙。

與姜鐵夫書

僕少懶讀書，今益忘去，殆盡而足。下森森武庫，纖鴻單包雨中，再煩命屐，而不卽報誠，畏見足下耳。及讀大作，魂魂乎如海黑，蒸氣魚龍相逐，風掀浪湧，百怪俱駭，使僕心震欲走，匿大奇大奇。

與俞體岩道師書

天晴五六日，城中泥淖沒屐，不能策杖。臯亭一叩丹竈，良用惆悵。挑河之役，河泥纍纍，若冢積巷陌，俱滿而無肯載之出郊外者。雨則陸處者反在泥中矣。譬如人苦耳穢，抉出之乃都塞著眼鼻中，其病不愈甚邪。

與沈孟含書

河渚勝境，澡聞真僧，又得棲逸如足下者，鼎足而三。僕常欲衲衣一領，結廬其中，未知佛容爲弟子否。摩詰云：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此語真不誣也。

與洪昇書

李文靖爲相嘗云：我于中外陳利害，惟一切報罷此少以報國。今我于昉思無大裨益，但不肯妄讚一語及四方懷刺客欲來投謁，我輒止之，以此差不負耳。

又貽陸冰修書

小時見大方綱鑑，首列陽節潘氏榮總論，有云：秉燭達旦，乃雲長之大節。便信之後，知其妄。潘榮不知何時人。

乃援稗說傳奇爲真實事耳然習觀者已久已多且以
綱鑑非屬稗官決當憑信非誣矣又正史約亦載壯繆
降漢不降曹語不知是顧氏原本抑後來村兒攬入之
也又漢壽本蜀地名蜀後主傳延熙十六年費禕爲魏
降人郭循殺于漢壽姜維傳胡濟却住漢壽見于蜀志
他處猶多而亭侯乃爵也如趙雲亦封永昌亭侯蔣琬
封安陽亭侯姜維封當陽亭侯卽先主亦嘗封宜城亭
侯撰小說者不之知遂謂孟德以壯繆爲壽亭侯不受
加漢字乃受今操文筆者稱壽亭侯十而八九且當時
爲建安五年又曹公表上獻帝封之非自專封天下猶
是漢之天下卽曹公亦尚爲漢臣壯繆之封何庸冠漢

憶余少年時謁一關公廟守僧有舊藏壯繆玉印云萬
曆間漁者得之大江中有貴人見而售之送納在廟其
文亦篆壽亭侯印四字僕觀其玉質理黯朴蒼黑與白
相半真是古物鑄法亦古特觀此四字則其贗亡疑蓋
好事者得古玉令名手刻作侯印將托以爲佳話而失
于考古耳然安知將來不有反據此以駁僕說者耶又
見玉堂綱鑑本載王士性史論一篇極詆壯繆華容道
放走阿瞞爲非皆不見古史一以稗劇爲實事士性字
恒叔吾浙台州人官行人好遊因乞差履徧五嶽僕觀
其所著五嶽遊草輒爲神飛不知何故史學之疎繆如
此併有據戲劇中事爲典故者不根不經近人學問多

類此而于壯繆尤多總由耳熟稗劇之故齊東野語非
孟子力辯則瞽瞍朝舜幾以爲真此非小失偶因來書
更及之乃諸公所當力救正者非徒發一笑也

寄駿男書

郊子國如斗此中能容駿男或是暇日登陟有龜鳧春
風遙汎有蠡湖差可戀耳舊詞刻燭而成者第寫懷亦
不泛何以疇我豈無新篇東海鯉魚長尺半奈何寥寥
兮素書也哉

